青野謾輯
三
廿五

青野漫輯卷之三上

自我 仁廟朝丙亂後至 肅廟初

余嘗聞大明 高皇帝之教曰女真滿萬天下莫當況不必二萬三萬五萬而已哉縱使熊虎之將舉如雲如雨之士固未可以歲月破也以我國貪生怕㥘之將不教無用之卒敢望有摧堅陷陣之功乎所痛者主上被圍晝夜拒守至於數月之久芻粮已匱士卒已病殄殲之禍迫在朝夕而所謂都元帥副元帥所謂統制使兵使水使營將監司等終無一人赴死於城下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彼固無足誅矣亦可見朝廷平日任用之不得其人也又況牽於私掣於勢終不能

以其罪々之者乎不惟不罪任其富貴晏然自肆黄金横帶呼唱乎道路彼既不自知罪人亦不以為恠天下安有可懲之惡天下安有不亡之國乎嗚呼痛矣々々至於斥和之説固是亘萬古不易之正論而時有利害勢有難易固不可執一而論也盖我國之事本與宋朝異宋是賊所必欲之地雖與之盟如金石終必無不渝之理而本國是其度外之地也我不相忤彼必無專攻之理丁卯結和之事雖不可謂之善策而既與相好使命来往則我國於日本既有二陵之讐國可亡和不可為若於清國則寧有不可和之理不有自強之策而徑先絶和自以為得計者不亦迂乎況丙子差胡之来辭曰我即皇帝位兄弟之國不可不通

諭云而未嘗有使之臣奉之語則為我國計者當申以上國之恩義反覆乎不可負之意而待之之禮不減於前日則喜人怨歎之性雖不可謂終無貧迫之理彼旣卜日錬卒鋭意西征則豈有回軍東擣若此之速之理乎昔太王之事獯鬻句踐之事呉亦豈無所見所慮而若干高論之士不自量力徒奮義氣先之以斬使之説繼之以悪草之待挑怨速禍自取顚覆玆事首末正與景延廣相類可勝惜哉若夫南漢之城誠天下不易得之形勝也只欠初築之時未諳形勢耳倘於東南両臺之外更築一甕城以防敵人之窺覘而城堞處處設大砲作樓舍以蔽風雨安鍋釜以備炊爨然後積蒭聚

以其罪〻之者乎不惟不罪任其富貴晏然自肆黃金横帶
呼唱乎道路彼旣不自知罪人亦不以爲恠天下安有可懲
之悪天下安有不亾之國乎嗚呼痛矣〻〻至於斥和之說
固是亘萬古不易之正論而時有利害勢有難易固不可執
一而論也盖我國之事本與宋朝異宋是賊所必欲之地雖
與之盟如金石終必無不渝之理而本國是其度外之地也
我不相忤彼必無專攻之理丁卯結和之事雖不可謂之善
策而旣與相好使命来往則（我国於日本旣有二陵之讐国可亾和不可爲若於清國則寧有不可和之理）不有自強之策而徑先絶和自以爲得計者不亦迂
乎况丙子差胡之来辭曰我即皇帝位兄第之國不可不通

諭云而未嘗有使之臣奉之語則為我國計者當申以上國之恩義反覆乎不可負之意而待之之禮不減於前日則喜人怒斂之性雖不可謂終無貿迫之理彼既卜日鍊卒銳意西征則豈有回軍東搶若此之速之理乎昔太王之事獯鬻句踐之事吳亦豈無所見所慮而若干高論之士不自量力徒奮義氣先之以斬使之說繼之以惡草之待挑怒速禍自取顛覆玆事首末正與景延廣相類可勝惜哉若夫南漢之城誠天下不易得之形勝也只欠初築之時未諳形勢耳倘於東南兩臺之外更築一甕城以防敵人之窺覘而城堞處處設大砲作樓舍以蔽風雨安鍋釜以備炊爨然後積芻聚

粮為十許年之計則縱有清兵百萬其奈我何惜乎以如此之險操可致之勢而守備未預束手就亡寧可不為之痛心哉亂離日記

○丁丑至月漢號為封王送差胡號為天使其書號為制又號勅諭令三公六卿及士大夫家相為婚姻又令美色侍女八送龍骨大等作拏受賂罔有紀極而至於勒納房妓遠接使李景曾累度防塞且為啓稟龍胡等致辱無數朝廷不得已許之自此以後各邑妓生逐日入房適意者往來舉行到京又以醫女巫女入之厥後凡出我國者遂以為例必有老意擊打士大夫有同奴隷三公六卿及士大夫家十二人將

定結婚預報瀋中汗謂遠来有弊罷之擇各道妓輩十餘人
以充侍女厥後汗使勿更送出城後南漢望月對峯加築曲
城屬於山城胡差往見使之盡毁且於三田渡使立勝捷碑
作彩閣設累層堦立崇碑其中圍以垣墻工役浩大且教大
提學李景奭製其碑文叅判吳竣書之叅判呂爾徵篆之而
清國及蒙古番文並書一碑其文曰大清崇德元年冬十有
二月皇帝(寛温仁聖)壊和自我始赫然以武臨之直擣而東莫敢有抗
者時我寡君棲于南漢凜凜若履春氷而待白日者殆五旬
東南諸道兵相繼崩潰西北師(帥)逗峽内不能進一歩城中食
且盡當此之時以大兵薄城如霜風之卷秋籜爐火之燎鴻

毛而皇帝以不殺爲武惟布德是先乃降勅諭之曰朕全
爾否屠之有若英馬諸大特承皇命相屬於道於是我寡君
集文武諸臣謂曰予托好於大邦十年于茲矣由予惛惑自
速天討萬姓魚肉罪在予一人皇帝不忍屠戮之諭之以此
予曷敢不欽承以上全我宗社下保我生靈大臣愶贊之
遂從數十騎詣軍門請罪皇帝乃優之以禮拊之以恩一見
而推心腹錫賚之恩徧及從臣禮罷即還我寡君于都城立
召兵之南下者振旅而西禁暴勸農遠近之雉鳥散者咸復
厥居環東土數千里山河即依舊矣霜雪變爲陽春枯旱轉
爲時雨旣亡而復存已絕而還續此實古昔以來所罕有者

脫數十字

也(於戲盛哉)漢水上游三田渡之南即皇帝駐蹕之所也壇場在焉我
寡君爰命水部就壇所增而高大之又伐石以碑之垂諸永
久以彰夫皇帝之功德直與造化而同流也豈特我小邦世
世永賴抑亦大朝之仁聲武誼無遠不服者未始不基于玆
也顧摹天地之大畫日月之明不足以彷彿其萬一僅載其
大略銘曰天降霜露載肅載育惟帝則之並布威德皇帝東
征十萬其師殷〻轟〻如虎如貔西番窮髮曁夫北落執殳
前驅厥靈赫〻皇帝孔仁誕降恩言十行昭回既嚴且溫始
迷不知自貽伊戚帝有明命如寐之覺我后祗服相率而歸
匪惟怛威惟德之懷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爰束戈

矛何以錫之駿馬輕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謳我右言旋皇帝之賜皇帝班師話我赤子哀我蕩析勸我穡事金甌依旧翠壇維新枯骨再肉寒荄復春有石嵬巳大江之頭萬載三韓皇帝之休 丙子錄

○倭國僭有年號而不敢書於送我國文書丙子後倭人以為爾國既背明朝而犬羊是事我之年号亦豈下於清國乎遂寫送年号時朝議或以為不可受而崔相鳴吉以為我既失節不必與彼相詰遂受之至今用其年号 晦隱集

○始城下之盟清人既定金幣仍有徵兵之請公荅以不可從至丁丑九月將遣使于北李延陽曰非某莫可公遂至瀋

備將君臣分義之不忍我國事力之不逮反復爭論事得寢
戊寅清人將犯錦州畧復徵師於我朝廷不知所以爲計公
以爲往時出城勢窮力竭畧存宗社計不得已今日助兵之
舉國可亡義不可從遂拒而不許致後師期清人大怒嘖言
日至舉朝恟懼禍且不測公陳於榻前曰我國大臣一二人
爲助兵事死可以有辭於天下後世況此事臣宗主之臣請
自當於是遂馳往自首將行　上親見慰諭賜豹裘一襲資
送有加至瀋清人列坐衙門招公詰責曰令此徵兵乃大國
重事何人敢爲沮塞乎公曰我身爲首相凡本國之事無不
主管此事專出於我惟願一死公不少慴以身自當清主義

而釋之以此終公在相府一不助兵崔遲川行狀

公於丁戊兩年再赴瀋拒徵兵後朝家終許助兵時公罷相僑居衿川村舍感慨有詩曰鼓角喧空海接天五千兵甲載樓船山城不死皆臣罪泣向春風拜杜鵑遲川遺事

戊寅我有助清人西犯之兵而王世子自瀋中歸覲清人以元孫替去公時任持平奮曰歸將復去去將不歸是將舉族北轅也草疏請亟斷大計不報會清人召致我宰執及都承旨申淂淵賫問曰聞爾國猶有爲明朝守節者其人爲誰淂淵以金公尚憲及公名對清人索之急公且北行 上遣中使勞諭賜白金貂帽及至清人設兵威賫問答曰我論我國

事何以問爲怵以死無撓辭羣胡相顧曰此人爽爾〻〻卽胡語好〻之云也遂囚公等而獄中四壁霜厚尺餘公處之委順日與金公唱酬詩章積成巨帙金公題之曰雪窖集居三載清人緩之移拘我境龍灣上又歲餘始得釋曺晦谷漢英墓碑

辛巳春清人使定砲手一千騎兵五百匠牽夫五百人以柳琳爲將趂三月二十日逢點於瀋陽而軍餉器械陸續入送五月稱以遆代又使發送砲手五百當初我軍八去之時如就死地及到彼境汗及胡王以下無不厚待盡給其城中所得之物到令人皆感悅盛稱彼國感德咸有歆羨願行之意矣丙子錄

辛巳清人復徵兵怒公之屢避必欲迫脅一得為將公因首請罪於朝不得命遂行金化之戰貴將死者即清主之妹婿也妹泣請報仇清主不許公在軍稱病篤堅卧委軍事於副將且密令軍中發砲去丸清人初不之覺俄而事露戮下卒一人而亦不以責公公因稱病轉甚清人許以他將代還柳琳墓碑

○丁丑亂定之初公備將為宗社詘意圖存狀移咨陳都督弘範冀得轉聞于 皇上而海路遼遠書浮沉不可知欲得一信使更暴小邦情事而未有便也戊寅秋林慶業為平安兵使江邊邏卒得一僧獨步其名本以我人丙子以事往椵島

因亂不得還轉入中國留洪軍門承疇幕府為詗東事出
来者也慶業即報于公〻使之津遣輦下至則招見與之語
為人慷慨善詞令可托以事於是公與機密宰臣議具奏聞
付諸獨步由水路入送中國而別搆一啓抵洪軍門辛巳秋
中國載送我人之被俘者僧從軍門賫文書出来時公已解
相務時相申景禛令林慶業帶僧訪公于家曰此是國家大
事相公雖已解職咨揭酬荅須出公手公撰定回咨更送獨
步盖獨步往来時海路必過清國壤界故清人覘知之怒我
與天朝相通遣其将于義州詰其事朝廷捐萬金行計得不
究而汗之疑未釋也至是松山站之陷兵部尚書洪承疇降

于清備言送僧事宣川府使李烓與漢船潛商事覺清將挾
昭顯世子出駐鳳凰城縛致烓鈎問烓欲賣國以蘄生盡告
送僧移咨事仍書我國宰臣及名流十餘人以與虜公名亦
在其中而我未之知也清人迫令諸臣來置對將核治之君
臣上下莫不危懼申平城納林慶業議以爲雖有嘖言旣無
可證之端不如諱之公以爲彼旣偵知漢船往來狀而有此
擧令若不以實言是益其疑且天下事未可知畢竟事發至
於難諱之境則轉加一層將未免禍故於君父誠有不可言
者不如以宗言之禍止吾與林二人之死而已以此累爭於
上前　上亦以公之獨當危禍爲難猶豫不忍決公遂赴鳳

城将行 上親見慰諭賜五百金以助行資仍賜豹裘公倍
道疾驅到龍灣叅判朴潢查問使鄭致和尹順之諸人並来
會明燭而語朴公曰林慶業則職是西閫前後裝船送僧皆
出其手萬無全活理今若委於林則患可以紓且相公之於
林輕重懸殊而亦非有負於林也公曰不可旣與人同事欲
立名義於天下今何忍臨死生地委人以自免乎諸公竦然
嘆服朴公出户外泣語人曰觀相公言以死自定忠臣烈士
顧不當如是耶明發公渡鴨江而去林慶業亦被清人責送
追發至髙陽乘夜逃去公到鳳城清将列坐堂上兵衛甚盛
引公于庭詰之曰送僧明朝何人主張公曰我為本國首相

事之大小皆関於我此事我獨主張而林慶業為平安兵使故使之裝船以送既非　主上所知諸臣亦無知者座上漢人解文字者書公所對送于瀋陽遂以兵圍守清将来昭顯館所言曰崔閣老事〻自當可謂鐵石肝腸遠接使李景曽平安監司具鳳瑞備将公置對說話啓聞未幾清主回荅至同時被拘諸宰並被放釋獨以公加鎖杻入瀋陽囚諸北館北館者清國死囚所拘也癸未四月移係南館凡係獄四年至乙酉春清人送還世子大君及諸質子時公與清陰白江俱得釋而東遅川行狀

獨歩久不還時公罷相家居以一律寄鄭陽坡探其消息託

以懷仙詞為題曰雲海微茫落照間眼穿何處覔蓬山張騫槎路何多阻徐市樓船久不還易被秋風欺白髮難從仙竈借紅顔年来無限傷心事窮巷蒼苔獨掩閑獨步浮海復入中國公贈一絶曰秋入園林萬葉鳴鬢華如雪鏡中明向来無限閑心事都付山人一錫輕 遲川遺事

上密與一二大臣議悉陳我國為中朝本情纂書具舟楫從海路遣之內則崔完城主其事外則獨公掌之我書既入中朝天下大加褒賞登萊亦遣差報謝船泊宣川公馳送一裨持書令府使李烓厚給資粮而遣之至是清人入執烓行威暴索得公抵烓書公既至清将出公書詰公曰誰所書公答

曰吾書也給漢船粮者誰也曰吾也不捕送大朝潛相賫與者何也公正色而言曰吾國於漢人豈忍捕而殺之只逐其船使勿近岸而已第此船無粮不得粮則將不退〻〻則將為大國所覺故予之粮而急遣之此吾罪也清將義其言事竟得釋 鄭陽坡行狀

賊臣李烓持國陰事告虜以十二条至有願為大國臣歌舞太平等語以是禍機尤急虜主謂烓言雖直有忘君負國之罪其令本國處斷公方為西伯即執烓而馳啓以聞 上以為勝國時姦人八元行讒以快恩讐末乃君不得保其位令治烓不嚴則禍將不測其用逆律族誅之時烓黨協同行賂於虜

圖以脫烓莅刑官亦故爲遲徊公亟引烓斬之曰此賊人得而誅之何必待刑官來也居數日虜果索烓而烓則死矣國人稱快具鳳瑞墓碑

林慶業之干連器遠逆謀雖出於當時諸賊之招而渠旣不服而死　仁祖大王又有閔其抱冤之敎則自朝家深念平日之功勞特許昭洗於身後誠爲盛德事矣至於逃入中原一節則蓋因慶業自奇其才欲一展布於天下且欲爲我國雪恥而扶義似非專出於貪生畏死之致而但念獨當步事菼清將挾　世子來住鳳城詰問於我國也其事機之危逼不特主辱臣死而已且渠初旣叅與其事則所當以一身之

死塞一國之禍而脫命跳去無所顧藉使 聖心驚動一國騷擾論以人臣危身奉上之節亡命之罪有不可免及到中原又值明朝焉亡之際功業無聞身命俱辱有難以不成之志貫已定之罪故自慶業死後士大夫於涉談之間未嘗不惜其才而憐其志終不敢以揭厲之恩仰請於朝者凡以此也今 殿下興鼓鼙之思許尊周之義追先朝之志激一時之氣特施格外之典亦是一道恐無不可 南藥泉收議

○戊寅掌令柳碩等論金尚憲無君之罪請命安置答曰金尚憲論罪太晚置之無妨後李景奭入侍曰柳碩之論出於挾憾 上曰金尚憲鄭蘊所為一体只舉尚憲而論之非也

但尚憲不問其君不哭其兄果謂得其人倫乎尚憲以世祿之臣相從一紀餘遺此罔極之變棄君父不問目今潔身遠去者尚憲之所作俑也此時論尚憲雖謂之鳳鳴朝陽可也後仍臺啓削奪尚憲爵丙子錄

○公於丙子後謂清陰好名不恤國事至劇枚卜清陰疑公尤深及拘燕獄同處久兩家各相敬重寢以相悉清陰和章有曰從尋兩世好頓釋百年疑公和章曰何見黃扉德業新蓋期以同升之意非苟許也崔遲川遺事

在燕獄與清陰白江頻々相會或講論道義或酬唱詩篇窮日夜不厭嘗與清陰講討經權清陰有詩曰成敗關天運須

看義與歸雖然反風暮未可倒裳衣權或賢猶誤經應衆莫遠寄言明理士造次慎衡機公詩曰静處観群動真成爛熳歸湯氷俱是水裘葛莫非衣事或隨時別心寧與道違君能悟斯理語嘿各天機白江嘗以詩贈公及清陰曰二老經權各為公擎天大節濟時功如今爛熳同歸地俱是南冠白首翁同上

清陰與崔相同囚一室只隔一壁崔之子後亮欲以贖其父而恐清陰或知其事乃往見清陰曰散宜生何如人也清陰曰古之賢人又問曰然則宜生所為之事無不可底事乎清陰曰似然矣後亮遂以銀與鄭命壽以紓其禍崔相初以清

陰為眞非扶春秋之義䟽其有釣名之心及其同閉見其死生迫頭而確乎不拔遂信其義而服其心至於清陰初亦以崔相與秦檜無異及在虜中見其以死自守不爲撓屈亦知其心本非爲虜清陰詩有曰頻釋百年䟽崔相詩曰君心如石終難轉吾道如環信所隨此其爲觧憾也江上問答

澤堂甞曰清陰之從南漢還鄉雖高矣亦從完城所開之門而出去矣蓋和事成城門開而後得出云也遲川遺事

○鄭弼善震伯痛憤俘奴命壽反喙以噬臣主不忍其侵暴欲以計除之時命奴專管我國事震伯欲令其相惡者鼓其奸偷而自我訂成則虜得以自誅之而我見凌之耻少可雪

也有以洩命壽者命壽突来咆哮事將不測震伯對焚其可

跡文書於宰臣座以安其心矣其相惡者不知而竟發告事

及質館〻〻諸人皆為婾婀震伯獨如初訐曰信虜索可跡

文書震伯答以誠有而已火之此事宰臣實知之虜以問宰

臣事成敗決於其口宰臣自前時往来虜中與命壽為之盡

遂答曰不知震伯遂以誣見執　上聞使問宰臣對以營救

則反益其怒不如因請其罪　上信之如其言震伯遂死即

己卯四月也　孝宗初亦知其事極致哀傷襚酹備焉指一

公主示婚姻意後竟夫震伯子維岳　孝廟壬辰魁進士召

見便殿使擧顔曰爾頗似爾父爾已長成如是哉仍涕泣謂

侍臣曰鄭某憤不顧身為國受禍矣謂維岳曰勉旃毋止於此又謂侍臣曰無絶其廩給又命別致銀布而親賜維岳虎皮等物且饋酒食而退復特除官聞者感泣(鄭雷卿墓碑)

三學士之被禍也鄭學士雷卿以文學陪　世子方在瀋中遺札於吳學士(達濟)家曰時運若此作俘虜庭早晩一死若不如此友之彰明得所則安知後死者反為先死者所悶哉(忠烈遺稿吳學士遺事)

後鄭公密議誅鄭命壽及龍馬兩胡而事泄被禍嗚呼孰謂後死先死之言反成後日之讖哉(上同)

鄭公臨死有詩曰三良昔死遼河濱關塞俘遊夢有隣令招

阿震添新伴共訪令威作主人三良即三學士鄭公字震伯故曰阿震三復是詩即前書先死後死之意且其辭氣從容視死如歸真可謂李輝之友也同上

正言鄭維岳獨啓劾公盖維岳死事人雷卿之子也其父臨死有遺言不許子孫赴擧維岳晏然占科行身可悪及公秉銓斥言忝其所生欲阻清望語先洩被其中傷李相國尚真謚狀

○甲申四月 世子在瀋陽九王將西犯 世子亦随行古長城由蒙古地方行七日九王忽駐兵不進 世子使譯官探知則山海關揔兵呉三桂送副揔兵一人遊擊將軍一人于陣中言山西流賊犯皇城陷之皇帝自縊皇后妃嬪皆自

焚國事至此已無可為賊鋒東指列郡瓦解惟山海關獨全而兵力單弱勢難抵當聞大王已出師若及此時来救則當開關出迎大王一入關則北京指日可定願速進兵九王欲知虛實送其妻弟與明將一人往山海關明將一人則姑留陣中云而軍機甚秘不能詳知夕時譯人来傳九王之言曰来日當倍道馳去世子一行人馬亦當遴其能行者而隨之云行五日欲投宿於連山驛吳三桂又送將官於九王言賊兵已迫願促兵来救九王聞即發行馳進而又促 世子隨行上下顛倒一行俱不能食達夜馳到沙合朝城外九王留兵少休 世子坐於田畝上以達曉翌日又早發到關門外

相距十五里地一晝夜間盖行二百里云翌日平明清兵進
住關門外五里地是日即四月二十二日也關門内煌塵漲
天砲聲亂動而已吳三桂率諸將十數員甲卒數百騎出城
迎之九王於陣中受其拜禮進兵城底下馬而坐清人漢人
數相往来已而清兵左右陣一時入關竪白旗於城上九王
即又入城此時吳三桂已與李自成接戰而出来矣彼此兩
軍方戰於城西東安池堂前故炮丸亂落於城門　世子倚
城底菜田中破墻而坐與九王所坐隔四五家矣九王送人
請世子〻〻往見未及坐定九王即起跨馬曰　世子亦當
随我赴戰場　世子不得已随行具甲冑立於矢石之間砲

聲如雷箭落如雨清兵三吹螺三吶喊一時衝突賊陣三四
放前釼先翻日是時風勢大作一陣黃塵漸遠始知賊兵之
敗走食頃戰塲皆空積屍相枕於廣野之間賊從城東海邊
而走為追兵所掩溺水死者不可勝數初更九王歸陣於戰
塲近處　世子亦來宿於陣外翌日九王稱攝政王下令軍
中勿侵百姓兵三桂以下皆剪髮胡服卒數萬兵與清兵一
時西向到北京李自成已燒宮闕掠宮女貨寶而南走矣比
京人言山海關之戰李賊騎兵十萬步兵二十萬而只餘六
千人而歸云（侍講院日記以金昌翕謄書燕行日記翻出）
崇禎庚午流賊李自成起兵甲申稱王國號順自彰義門疾

駈入陷內城竟夜焚掠火光燭天帝登萬歲山望見之徘徊踰時回朝清宮硃書諭朱純臣扶輔東宮因命進酒連沃數觥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皇后拊太子二王慟甚遣之出后自經帝召公主至年十五歎曰爾何生我家左手掩面右手揮刀斷右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妃嬪自裁天且曙帝召百官無一至者一云朕非亡國之主羣臣皆亡國之臣今無奈何云仍回南宮登壽皇亭披髮自經書衣前曰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先是大內有秘室鐍鏈甚嚴相傳劉誠意藏秘記於內非大變戒勿啓至是啓之得繪圖三軸苐一文武百官被朝服亂走苐二將士倒戈人民奔竄苐三一人身穿

白背心跣足披髮形像酷肖聖容真天數也自成入關得兩宮之尸以雙扉舁之殯于東華門側欲以柳棺覆以蘧廠莫有敢往哭者皇太子走匿外舍內臣執納于自成〻〻欲降之太子不屈太學士范景文等四十餘人閉門皆死之或夫婦妾媵婢僕同死闔門殉節者有之自古死節之人未有盛於此 明史

清世祖入燕京定都南京府科道等迎毅宗之兄福王即位改元弘光先是傳言吳三桂令太子陰逃至是鴻臚少卿高夢箕密奏太子在浙帝命迎之都人聞太子至皆喜躍文武官趍謁者絡繹有旨諭文武官不許私謁中夜移送中城獄

令文武官會審太子真假詰問前事所言皆驗兵科戴英奏
稱駙馬王昞姪孫王之明貟類太子故假冒太子馬士英又
疏奏為假太子〻〻號呼皇天聲徹於內舊東宮官伴属丘
致中捧持大慟帝命下致中獄（上同）
清兵南下帝出奔清兵至蕪湖執帝北去凶聞至鄭芝龍奉
唐王監國（芝龍初以海寇後拜揔兵者也）是為隆武皇帝在位一年清兵執害之芝
龍降于清瞿式耜奉永明王即位於肇慶府（即神宗嫡孫）改元永
曆在位五年庚寅清兵破南雄軍帝乘舟西奔瞿式耜死之
帝奔南寧遂入土州嚴起恒等數人隨去後未詳所終云（上同）
初吳三桂聞帝與后俱殉社稷遂發喪舉哀投檄遠近自成

聞之大驚貽三桂之父驤以書報三桂又使舊將唐通作書
於三桂以勸降又言東宮之無恙三桂不荅只荅其父書曰
父旣不能爲忠臣子安得爲孝子乎子與父永訣請在今日自
成見此書尤大惧三桂檄壯士以忠義曰我不忠不孝何面目
立於天地間乎欲自頸其下皆曰將軍何至於此吾輩當以
死討賊於是京城內外皆付三桂之檄約士民服喪報讐都
民一時潛製白巾以待之自成率六萬兵東行與太子英王
鄭王及吳驤同發銳卒不過數萬所到以虛聲威脅聞邊兵
之壯莫不寒心自成知成敗決於一戰連壘俱進三桂盡銳
出戰無不一當百殺賊數千而賊猶賈勇輒進自成挾太子

登高阜立馬督戰三面圍三桂之陣三桂兵東西馳突賊散而復合清兵突出三桂之右所向披靡不能當自成鞭馬而走賊兵大崩自相蹈死者數萬人至北京屢破之自成殺驤懸頭高竿立城上殺驤家累燒宮闕走歸山西（金昌翕燕行日記）

世或以三桂之開關納賊為罪而此實有不然者是時皇城已陷毅皇帝殉社而天下已亡矣三桂雖欲保關門其可得乎其勢雖不破於自成必將見破於清人矣且自成之罪通乎天為大明臣子者當不反兵而討者也三桂棄必破之關而報君父之讐倉卒處義可謂得矣若使三桂徒守一節不知變通而不與清兵合力則畢竟為自成之所破而清兵亦將

自八関矣於天下事豈有益哉但其父死後三桂亦死則善矣而終不能死是為三桂之罪矣且三十年臣服清國及其白首之後脫胡服而起兵於雲南其事雖奇〻而不立大明之後自為僭号云果如是言則名節俱虧無復可論與當初處義者判若二人甚可惜也然起兵數年之間復六省而兵至荊州天下響應北京震動有破竹之勢若使三桂不死數年間可掃胡塵豈不壯哉嘗聞遼東士人李翹言呉王在雲南時善遇將士每於酒後噓唏言岳武穆事而大哭已而曰天下如此我終非人矣言罷而復哭〻已而復飲云可見其志之所存也後來處事雖不滿於人心終是間世人物也

淵昌翁所論名於諺書中删出

○仁穆大妃昇遐後宮中有帛書多不道之語　仁廟疑貞明公主家以御札問於張新豊張公以不可起獄爲對三問而對如初時　孝廟在傍　上投書於地作色曰汝之婦翁固執如此何可與計事也既而己卯　上寢疾而宮中有巫蠱之變　上送一外戚重臣於公家諭之曰吾病日益沉痼而可疑之端已彰不得已將出外庭治之卿宜知此意蓋上意疑公主也公對曰　先王骨肉只有貴主今若起獄則當日反正之意安在哉且巫蠱事自古多晻昧難明後數日上果下其事欲逮治主家婢子而公入賓廳陳啓只請移御

別宮拿問宮人輩 上嚴批不許公屢請之 上大怒遂以
特命有越次赴瀋之行又於玉堂劄請黜女巫之批有曰有
一相臣外為大言內懷不直草草治獄終不絲鞫其意難測
而前後臺官不以為非獨於迷劣女人兩司齊憤至於合啓
割鷄焉用牛刀公至龍灣上劄曰今此宮中詛呪之變乃舉
國臣民之所共憤而愚臣過慮終有忌咒之嫌求厥善後轉
覺難處 宣祖大王子女雖多公主大君最為晚出未及成
長仙馭賓天曩時之事言之於悒今獨公主在耳今若以暗
昧難明之事輾轉延累使公主驚憂傷心不得盡其天年而
死則為今日首相者安得辭其責乎將何以見 先王於地

下向使愚臣徒懷一切之念輕起大獄甘心於 宣祖之骨肉而曽不以為難則是誠難信之臣其他日負 殿下亦猶是也 殿下亦安所用之哉 遲川行狀遺事合錄

永安尉宮人多被拷事禍將不測公力持救解之議有人自勳戚家来言永安尉宮人窩藏凶穢物於竹筒入闕内云公怒叱曰我在時永安不可殺汝與某謀先共殺我可也 澤堂謚狀

○崔鳴吉字子謙號遲川完山人體幹屡小而坐容堅重如金石山岳精氣傷侵數人子弟不敢仰視 遲川遺事

公於俗下世事多不省至不辨青綠之色侄子騎騾而至公曰汝馬之耳何其長耶笑曰此騾也非馬也 同上

公為戶判各司有請得尾五百張公題云五百張太多一納給之蓋以尾一千為一納而公常誤認一百為一納故云然人皆笑之 同上

柳道三以文藝自負常云為槐院叅下時凡千文字每就完城相公出草起頭數行極平平心甚易之轉至中間詞理条暢及至篇末意致明備文氣飇發真是接天風浪 同上

公嘗在家人有製送經義公批以上之上謂子弟曰此人當大鳴於世訪問乃宋相時烈作也其後公以大提學主試得一經義欲置壯頭諸考官皆嫌其地閥未顯公以為文學過人何可徒泥常規力主之即宋公也 仝上

鄭陽坡為公所推轂四十後遂秉樞軸老來或值國事難處輒搔首云完城誤我同上

癸亥朝家賜勳臣㷔宅即籍沒諸罪人之家也公嫌其侈麗遂不入處得賜䄠土田又以為權貴之强奪民田者無數所得賜䄠中必多民田遂揭榜通衢許其推還其後有來訴者公一一作文卷放與之同上

公在相位具鏊為水原府使具即綾川之子時為年少名武過辭於公公與之語良久具辭拜而去纔下堂公忽色動徐語完陵公曰怪哉具鏊非久當死完陵問何也曰吾見其下堂步出之際神精已散若偶人之行也不幾日具無病暴死

同上

○張維字持國号谿谷十歲悉誦二經正文十一二讀盡少微通鑑亦能暗誦十六受昌黎文讀未幾便省古文機括十九冠漢城試二十中進士二十三登第為文頗淂韓柳篇法不作陳冗語歷觀前輩名作多不滿意無何遭壬子之禍罷官居閑遂肆力於文字但苦多病不耐刻苦讀書然三十時文脉粗成嘗妄自評隲曰詞賦六七篇當與麗朝李文順鴈行古文數十篇進之中國則不敢廁諸東選亦不屑惟詩本晩學終不失步於小家數中未知後人題品處我於國朝何等諸公間也癸亥策靖社勳官至右相新豐府院君戊寅卒

年五十二謚文忠谿谷漫筆名臣錄合錄

丁丑起復拜相公以死固辭左相崔鳴吉上疏曰 宣廟甲午年間李德馨起復爲兵判累劄之後終不敢辭及至昏朝朴承宗亦起復拜相而告辭不出帶職在家以過三年承宗不得孝子之名而德馨獨爲中興賢相今日僚相之自處當何取捨李德馨之不敢守志朴承宗之安於慢上此兩代興亾之所由判亦今日君臣之所當思也遲川集

左相來訪臣因擧李德馨之号以語臣曰起復之事漢陰已行之矣令公作人得如漢陰亦足矣臣應之曰漢陰誠爲賢相其可學處甚多吾皆不能學而獨學其起復可乎又曰社

在壬辰之變李德馨李好閔皆有奪情之擧詈賊充斥禍迫
門庭故也然德馨以兵判在公座為一武弁所譏諷未免有
慚色云谿谷集
大提學有主文硯遞相傳授以擬禪家衣鉢魚叔權稗官雜
記云玉堂舊有大石研常藏于藏書閣每值大提學八玉堂
科次諸學士課作則出而用之而已及南止亭袞主文別作
一大硯如玉堂所藏者而置諸家及遞文衡傳于李容齋荇
其後歷揆公而硯猶留容齋家及鄭湖陰為大提學容齋已
卒夫人尚無恙以硯送于湖陰曰此容齋意也自是列傳于
主文者壬辰兵燹之後漢陰購得之傳至爾瞻〻〻敗硯亡

失人謂此硯流傳百許年一經甬瞻之醜而遂不全此實斯
文厄會云象村既典文用安東馬肝石琢造如故樣由玄軒
而傳之北渚故事每傳硯之際必有唱酬詩什遂成文苑美
事戊辰北渚解文柄余以晩進越次爲其代北渚不肯傳硯
于余而送于玉堂〻〻吏來納聞者爲異 谿谷漫筆

○沈器遠潛畜不軌畏公嚴甚曰致款問公固已疑之甲申
三月其徒欲因公上變夜告公以事急公馳赴闕下吹角勒
兵部分將校譏捕賊黨器遠猶拏死黨詣闕有欲逞之狀公
亟叱手下士収縛其十餘輩器遠遂歛手就鞫諸賊援辞皆
言賊魁所憚惟具某故擧事日將別遣壯士四十先擊之云

具仁垕行狀

甲申沈器遠與權瀷等謀反伏誅廣州府尹洪振文謂於衛舍修理時得凶書於階石間即一紙傳令也其書有曰摠戎使分付擺守禦使傳令內發兵云云振文仍以傳播於縉紳間是時公為摠戎使公弟延城公為守禦使故以此為言而沈賊之變在於春初其書出於六月其間霖潦連月果得之階石間則紙與印跡寧有如新之理乎人多疑怪公與延城公上疏陳其情狀席藁待命於金吾門外 上教曰予所不知之事如是陳辨殊甚不可以疏還出給洪振文繼以陳疏封上其書 上下鞫廳鞫廳回啓曰凶書中摠戎使分付守禦使傳令之說不過借重誣

誘之計為其所賣者豈有一毫干涉之嫌乎洪振文即已目見不當晷刻留置而未及上聞徑先傳播請命拿問 上答曰似涉無情姑先推考 李延陽諡狀

○丙戌三月賊大起兩湖間尼山人柳濯者為其魁刻日札兵于高山約以先破全州次攻公州因直上犯京約已成未發有覺其事者公即聞于朝以便宜檄召兵使裵時亮使領兵來會及發諸邑兵分遣將校進薄賊所時營下軍投賊者過半一夜軍中大驚喊聲四起中軍禹尚中恇怯不能定公堅卧不動賊黨劉敏達在公州板峙公募人生得之訊知渠帥蹤跡密檄湖南獲其尤難捕者權大用賊黨始大駭裵時亮受公節制進捕柳濯

洪振英安益信等數百人餘黨悉平 上促召公入京 勘勳
因臺論而已 林判書墰諡狀
上曰逆變出於意外國事將何出場公對曰賊已聚兵則討
平之策不可不急講 上曰誰可往者公曰臣雖老病職是
捴戎捐軀報國分所當然 聖上若不以臣為不可臣請自行
上喜曰卿今請行予無憂矣公即拜辭於榻前自闕下傳令諸
邑使之會兵于振威直行渡江馳至振威聞諸賊皆就捕乃
罷兵歸後 上語邇臣曰李某真知君臣之義者變起之時
即日請行如赴樂地真忠臣也往年沈賊之變有廣州凶書
之事予謂迨平之子必不然也置之不問其時若或致疑幾

不免害我忠臣矣國家若更有如此 臣數輩復何憂乎公弟
延城公方八侍拜且泣曰臣兄弟戢名出於凶書冤死無路
今承 聖教萬殞無恨 上曰卿等教誨子弟皆如卿等可也延陽
諡狀○昭顯世子之在瀋陽也頻事營造有尚方雕工慎姓人滑
幸於世子〻〻使人請於公欲除權管公答曰儲君不可以
爵人私請於政官況權管乃邊將也邊將之職何可私於尚
方之雕工乎人多為公危之而公不少動上同
○乙酉七月 上猝召諸大臣六卿于養和之內寢時昭顯已
卒元孫未長而姜庶人以辠過聞 上又未豫久不視朝公
白江承命與公卿偕入 上教曰元孫幼少國危如此予欲擇

長而立之李敬輿曰世嫡承統古今之常經元孫係望於久已久一朝易之則反經失序惟此為大自古以冲齡嗣服而能成德保邦者亦非一二易儲之事不可輕議金瑬曰癸亥之舉南漢之事臣皆為宗社大計也今日何敢有他意 上曰卿意與予同矣二子必有優劣今誰擇定瑬曰此非臣下所敢為然立長理之順也 上曰此言是矣遂以 孝宗為儲貳敬輿又進曰 殿下此舉若以私寵或以讒間而廢則臣雖疲劣寧不以死爭之今欲為宗社擇嗣此臣所以不敢苦爭者也 白江諡狀昇平公碑合錄

丙戌春 上復召諸大臣六卿于賓廳懸榻姜罪命諸臣亟

訟其律以八李景輿與諸大臣啓以全恩之說 上下嚴旨
削敬輿官爵復摘擇儲時奏對語爲案加罪配珍島旣到又
加罪栫棘 白江謚狀
上曰世子冊封時敬輿人心波蕩之說旣甚無據而又於姜
賊論罪時卒多官不待批荅徑先出去此何意也公力陳其
時事情且曰冊封時守經之論臣與敬輿無異而人心波蕩
之說誠是忘發豈可以妄發之說不恕其情之斷無他也 延陽謚狀
公以都憲啓曰姜可廢而不可殺必欲殺姜先殺臣以此大
忤 上意竄旋義 洪白石茂績全碑
公上劄論之曰易曰衆允悔亡今姜之罪國人皆曰可廢而

臺諫所爭只在賜死一節則衆志允於廢而不允於死也請
從臺臣之請 上下批責之（遲川行狀）
姜廢人以逆論死及 上即位閔公蓍重上疏訟其冤 上
引見於便殿從容語其首末且曰姜之邪謀無可疑者後復
有敢言者以不道論遂下禁令適有旱災公（方為海伯）上疏以為
咎在姜死 上怒甚以為譏下禁令而復冒犯如此不為重
究後將不止遂拿致公親鞫天威甚震公辭氣益厲杖下顔
色不變仰呼侍立所親責其不言（金監司弘郁全碣）
公輿疾入侍面爭甚力 上曰卿引疾辭職今乃為弘郁來
耶特命罷公弘郁竟死於杖下（具綾川仁垕全碑）

尤庵於獨對時從容白姜嬪事　孝廟答曰此則我家事我宜詳知卿須信我言尤庵不敢復言但白金弘郁子孫勿爲禁錮答曰當從之初　仁廟罪姜嬪時未得罪目適趙絅自以爲伸救疏而有曰人臣無將有將則誅雖然曖昧云々仁廟雖黜趙絅而即取其疏有將二字以爲姜嬪罪目尤庵嘗以此斥絅云（江上問答）

姜獄後昭顯諸子無號名已亥上欲錫爵公將順其美曰足以消宍也　上喜而從之潸淚汍瀾（洪沂川命夏公碑）

○仁烈皇后之葬長陵也或云宅兆不佳及是大行之葬將因其地丨上疏曰前日長陵議定之時竊聞李衍主之他地

官不敢有異同而唯金百鍊者力言其地之不吉爲諸地官所排擯其後聞爲地術者多言其瑕點又聞具鳳瑞葬父之地李術擇之其後十許年具鳳瑞父子皆死爲無後之家及他士大夫家用李術之術見敗者亦多云以此觀之則李術地術全未詳明也今者因山當用之於長陵臣竊悶鬱焉浦渚集

青野漫輯卷之三中

○朝紳有原洛之目洛即賊臣自點原即元相斗杓也二人各立黨士或有混被標榜者都憲趙絅與沈大孚張應一等欲假以網打異己公斥言折其心使不得售趙松谷渡陽行狀金自點迷國誤朝方論竄黜之典則其附麗僉諂之輩不可不略加懲治以清朝著全羅監司李時萬瑞山郡守李以存副提學申冕護軍李之恒李海昌前執義嚴鼎耉廣州府尹黃㦿等或諂附密結不卹嗤鄙或受其籠絡助成氣勢見棄清議貽辱搢紳請並命削去仕版同春集

士夫持身不可不謹勲宰名流趣向自別而禮曹叅議李行

進左承吉李時楷等出入元斗杓之門號稱狎客恬不知愧識者嗤鄙見棄清議請並命罷職不叙上同

○有李彦標者爲自點腹心連因虜人醞釀大禍自點又因譯人李馨長行譏於虜以爲新王退出舊臣進用山林之人庚寅二月清使六人並出以查事爲名　上聞之大驚憂遑夜不寐引諸臣議之公首對令其所幹雖未知某事臣受國厚恩敢不以身當之　上曰卿若自當得以無事則幸矣如或輾轉有所難言則奈何公曰事機固不可預料第欲自當以觀之國家因得無事則微臣一身何足惜乎　上初即位慨然厲志頗有寢勿之猷而或慮事泄致其疑怒國人固已

憂之及六使並來又不知按査之為何事人情震懼或云大兵將至不免被髮之辱或云清陰諸公將有不測之禍朝野洶洶翌日公入對請自往灣上以詧事機仍請用左相趙翼言起李敬輿與議國事鄭太和雖在草土使備局往詢 上稱善公即西出自清人到鳳城大肆咆喝火色日急及聞公來喜形於色凡百亦多從便三月清使入城傳勅二道一則九王私書求婚者也一則乃所謂皇勅而嘖戒以挾倭恐喝者也先是 仁廟末年自點為首相鄭太和為左相趙公翼元公斗杓李公時白為備局諸宰因東萊府使盧協慶尚監司李曼狀聞有倭情可疑之語因赴燕使臣請修繕城池甲

兵盖講和時約条所禁也至是彼積疑於我欲執此生釁甘
心 主事之臣公在灣時譯官李馨長密傳此事於公且曰當
之者禍必不測宜引釜山小譯為證公曰彼雖末流渠實不
與則何忍擠人於死以規自免生死命也自須命之夕留宿
朝堂日與諸宰出入前席密講辨對之道過數日清使會公
卿兩司于南别宮令列立庭中初言皇帝及摂王致祭而不
謝摂王處無文書不稱號之事次言弔祭時不哭事而語輒
歸責于 上躬咆哮轉甚公對曰皆吾之失吾王不知也又
問作表者誰趙公絅以其時禮判太學士被詰而入後乃言
倭情事 招李昘盧協問之協言倭情無可疑吾無狀聞傍人

舉當時事狀以證之始曰似有可疑之端曼曰吾為道臣以
邊將所申轉聞而已請使大怒曰然則爾國與倭皆反矣何
敢欺謾大國公徐曰倭情誠叵測而此輩恇怯失對耳清使
厲聲曰奏文措語誰為之必國王之為也公曰吾實為之豈
有國王自製之理鄭命壽曰此中同參者幾人領相果獨為
耶諸宰皆默然獨李公基祚在末席應之曰此豈首相獨為
吾亦與焉清人叱退趙公及旻協獨留公責之曰爾今欺罔
大國其罪如何良久令出是日舉朝遑遑以為罔測之禍在
於呼吸滿庭諸臣咸惴惴無人色家人治凶具待之館門外
公神思整暇應對從容觀者莫不洒然清人亦相語曰東國

獨有李相一人耳　上引見曰領相為國自當人所難及李基祚初不與焉而獨能開口可謂賢矣諸公有媿色公即啓命于金吾仍上劄請亟下司敗毋令國事輾轉難處　上命以千金與鄭譯俾致意於北使翌日駕幸館所彼言李相欺冈大國趙絅撰表文皆當極刑　上為之救解反復懇至〻於數四始許歸禀　皇上當更有勑令姑令梏棘於白馬山城當其往来之衝也（白馬城在義州南即我国之絶塞也）既而朝廷以宗室女義順公主資送于九王元斗杓中翊全為護行使令啚緩禍機既到九王頗有喜色他日罷獵而歸詰責使臣曰歸告國王將二臣置極刑不然爾任其責使臣大惧而歸　上大驚

夏必欲曲為之地以右相李公時白為陳奏使將蔑或言不從彼言必有干戈之禍或云曷協可誅亦或有救曷協者時議紛紛久未定時麟坪大君使北邊言臣以新服之初不忍殘 先朝大臣為言而幸無咆哮 上喜甚秋清使又至 上為公丐命靡所不至麟坪東還未數月而即又起復以代延陽以李基祚為副而遣之晶以必當曲全既入清人欲致二臣及曷協更查於衙門使臣力為陳乞始許並釋二臣而永勿叙用放之田里又謂李敬輿曾無叙用之命而方為首相擔當伸究之事亦永勿叙用 上遣人下教曰白馬兩臣好在耶北京之報幸莫大焉 李白軒行狀

上頗乘舊時濁亂之徒而眷注金清陰諸賢以爲内修之規
金自点使其徒密以告於清人亦送　長陵誌文蓋誌文不
書僞号故也清人大疑之以兵壓境而使者數輩至將詰問
虛實自　上嗣位初兩司已請自点罪及聞虜使至大小震
怖爭欲慰安自点冀湯紓禍公與諫官趙錫胤等爭以爲不
可　上遂命自点付處而並出其二子于外方朝廷講誌
文之對或以爲當亟成別本刻其年号以示之公曰我國之
事欲秘而彌彰別刻之擧彼無不知之理惟當以從前誌文
不書年号爲言矣且彼人擧措例不淺易果若詰問則是將
真起兵端豈以我分疏而止哉或傳虜欲動撓　先陵巡衛

以驗之為將奈何公曰事至於此則一國君臣當有死而已更有何策群議遂定虜使果不提起盖自點出謀幾覆宗國而賴 聖上沈機睿斷北使只以婚媾之議収裹而去自是人心益以駭憤爭相類齘而 上以其勳舊終欲保全力爭月餘始命遠竄 李完南謚狀

庚寅年間清人責我國以變易朝廷勅使十餘輩連至詰問以爾國公卿與前異者何也盖金自點流竄後無可為力潛以我朝斥去旧臣新立局面將啚北伐之意漏通虜語故也上出館所相對之際通事往復嘖言不可勝荅諸公卿因知為説元原平斗杓即曰我國前日某宰某公皆方為某職勅

使通事之所共目見而惟一金自點貪奢不法故去年金啓遠竄而已此外未知何人不在朝乎勅使可歷指而言則我亦有對耳勅使語塞云 (晦隱集)

○邉士紀以金自點腹心爲水原府使公(方爲都憲)甚憂之啓曰昔狄青以樞密在朝人皆稱賢而歐陽脩請罷曰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爲下所迫自古爲亂者未必皆其本心臣年老易惑不能無過慮至以無形迹人所不敢言者上瀆聰明下觸大臣之怒然安知過慮必不是深計也不幸有萬一之慮勿謂老臣不言也及自點謀叛事覺士紀果與謀狼籍人始服公先見之明特超三資(洪茂績公碑)

京畿監司金光煜罷黜水原府使邊士紀領相李公敬輿啓
請仍任 上命監司推考未幾又置下考時自點與士紀連
謀為逆外議喧傳而李相與公置之曠度不以為疑公乃啓
曰水原為邑實畿輔重鎮監司之罷黜邊士紀雖未知其意
所在而大臣陳啓請仍 聖上又命推考曾未幾何又用殿最
有若好勝者然藩臣事躰豈容如是其不有君命輕視朝廷
之罪不可不治請京圻監司金光煜姑先罷職 傳曰觀此
啓辭凜然有古大臣風金光煜罷職邊士紀仍任使之盡心
國事 延陽諡狀
自點獄起邊士紀首出賊招自點之子錬即公之婿錬與其

子世昌皆方被鞫公時居相位大義所在不得辭避判義禁
元斗杓言於榻前曰庇護逆賊之大臣何敢參鞫 上厲聲
曰惟予在誰敢爲此言判義禁其速出去公與李相驚惶起
出 上曰予已度之卿等勿出世昌伏邦形鍊又死於訊下
公待命闕門外 上遣史官諭使入來同上
掌令李迥論公之子㶊與逆賊相親請中道付處大諫李時
楷論公之弟延城公阿附逆賊請竄黜 上久不允問左相
金公堉曰予之敦勸右相非不至矣而尚不出誠可念也左
相對曰金官方論其弟與子右相以何心出仕乎時楷即承
望元斗杓風旨者不可不竄逐開城留守方有窠斗杓出送

亦宜矣 上曰眞大臣之言命李時楷中道付處元斗杓開
城留守差送台不敢自安呈告不已 上荅曰賊出近族之
不幸已付之厄運於卿何有卿以先朝勲舊爲國柱石清白
其操忠赤其心何啻國人之所知實惟神明之可質云云公
之情勢萬分不安必欲遞免而 聖意愈懇不敢一向撕捱
因命招出仕 同上

○李時白字敦詩生於萬曆辛巳氣宇雄遠儀觀魁偉膂力
絕倫而常自沈晦雖被人困辱亦不與較白沙嘗言李某以
布衣所與遊皆聞人而人無不信愛之不知其何修而致然
也壬戌母夫人捐世纔經成服而平城中公來吊於忠空合

語及時事一言相契申曰此事不可不與伯喪人相議而方在巨創中當俟異日忠定曰此大義也何可以常例論即招公出與定計訟官至領相延陽府院君庚子卒延陽諡狀丙子以守禦使專管南漢事及 上幸南漢招公教曰城中凡百未備者亦多云豈卿受任后有未盡處耶對曰臣於受任之初慮有今日之患請於體府以為事出急遽則遠邑之軍勢未及驟顧從近邑而令屬焉體府不許又於五月請為合操定其信地仍為修繕以備不虞而體府又不許至七月又請合操而又不許臣乃不得已請對陳達僅以圻内所屬之軍一番夜操仍造若干土幕積若干柴草而還到今如此

臣亦無奈何體府聞之大怒托以他事拿公杖以別棍流血
而後止人無不驚駭公略無忿恨色 同上
公之居第即忠定公所受賜者階上舊有一朶名花名曰金
絲洛陽紅世傳來自中華忽有人率役夫來公詰其由乃大
殿別監承　上命欲採移其花公自往花間并取其根挼碎
之焉涕而言曰今日國勢莫保朝暮　主上之不求賢而求
此花何也吾不忍以花媚君而見國之亡須以此意啓達也後
上待公益厚嘉其進規之意也 同上
己丑　上與世子出御魚水堂命公等數人入侍酒饌皆自
內出　上親執酌問曰兵判酒量幾何公對曰臣本不能飲

又常抱病尤未飮也　上曰卿病實由於南漢之勤勞矣孟行到公公不能卒酌　上問内竪以盡飮與否　上又御一爵而勸公顧世子曰汝亦執一爵公惶感卒飮　上問曰卿之子若孫幾何公擧數而對　上曰若是之多而不務科業何也如欲措當國事則雖武科可也先卿之於國事竭忠盡心至今不能忘也公曰臣任水原時歸覲先臣々々問臣何以爲治臣荅謂近聞有人言於某人曰水原日夜治兵其心不可測云人心至此雖欲盡誠於國事其勢亦難矣先臣聞言而起拿臣下庭曰君父不諒汝無能授汝以重任在汝今義只當盡其誠心而已汝身何可顧也人言何可慮也聞人妄

語將欲廢汝職事耶怒甚且杖之爲族人所挽而止先臣未
死之前只知有國令承 聖教不勝感泣 上嗟歎良久顧
謂世子曰此人我視如股肱汝於異日待之如我同上
公將赴燕 上教曰右相素多疾病不可無良醫之調護別
擇醫術精明者使之持藥物隨行又招內醫梁濟臣於差備
門特爲遣汝之意汝其知之乎汝須竭盡心力善爲調護到
處勿懈以副予望同上
至箕城大同門前成一妓陣紅粉照耀公曰丙子後謂西路
蕩殘無餘今來見此大是異事府尹劉曰亂後官妓惟有老
病者使星之行常不成樣玆遴各邑官婢中有姿技者移屬

本府又使其族屬助給其衣裳矣公怒曰府尹之設為字民耶為媚悅使行耶當此時而為此事極可駭也即揮退之招監司責之曰此豈設妓樂時耶非不欲啓聞治罪而公姑置之須趁今日散還毋或遲遠也聞者感歎 同上

○王子澂之母趙與金自點為表裡潛圖不軌而自点孫婦又趙出也凶謀尤著 上以至親故不忍一斷於法公雖以獄體引正不撓而至 上教懇惻又必將順以成 聖主屈法伸恩之美故趙之子女至今全安焉 李完南謚狀

龍 自点孫洛城尉世龍 妻之行凶孰與淮南之謀叛二善之不與謀無異鳳桂之無故朱子於淮南嘗譏其徙蜀而致死則通與蜀

雖有遠近之殊而其從其霧露之毒一也以朱子之論揆之

則龍妻猶不可從况二善乎（七奄集與李完南書）

○壬辰有徐忭獄語涉㺄坪大君忭既誅而　上怒猶未已

公方長諫院進言於前席曰柳道三之稱臣於大君固無情

妄蔑然其私見大君邦有禁令請罷之　上震怒曰此即教

忭上變者也即嚴鞫施一次刑又命加刑擧朝震怖司諫尹

鑴獨啓爭之館閣諸人及大臣前後力救減死絶島安置居

一月而蒙赦（俞徹全碑）

○兵判元斗杓備酒饌張妓樂於領相家重臣何敢以酒饌

妓樂媚悅大臣大臣亦何可安而受之乎（李相國尚真號）

○癸巳閔點金澄叅翰林薦先進趙公復陽李公端相不許掌令徐元履欲并彈主薦者及先進之不許者掌令任善伯持不肎徐公引避有曰朋從之私莫非所親翰苑乃外育之初程語多不擇群議大駭而 上褒以忠君愛國擢拜執義趙大憲錫嘏以混請推考不可謂辨是非與諸僚劾之被嚴旨大諫睦行善因處置請遞趙都憲校理李泰淵斥行善逢迎 上益怒命下李公吏明日玉堂洪處尹金始振請勿罷泰淵而罷行善職 上命玉堂入侍處尹等陳徐元履之失仍論行善竄 上意遏公論 上怒命處尹等出又問公曰承旨意何如公始欲委曲敷奏語未了 上益怒曰無他言

只言罷行善是非乃對曰論救恭淵所以非行善也 上又
怒曰爾亦有名望者也仍斥公出又下嚴旨謂公護黨命遠
竄三水後改興海趙錫胤鍾城府使朴久堂長遠諡狀
徐元履充進善素蔑學識進講多錯公屢摘其謬已而為全
官言事多迎合又言其不正元履大恨會閔點薦翰林公
以點曾為醜正之論遏之元履揣 上素惡朝臣以同異為
進退遂乘時許于 上上震怒曰趙某敢以私憤阻塞無故
之人特命罷公趙樂靜上疏言點傅會邪論詆辱先賢是可
置之於萬世公論之地乎趙松谷復陽行狀
○東西名目實自 宣廟初年先正臣李珥欲調劑之不專

用一邊遂爲許穆等所攻自李珥死至反正前四十年間皆東人執柄之日西人長被排擯中間雖或有因變故暫入之時旋即斥退至反正之後　先王誅戮昏朝助惡之人遂取反正時有勳勞者及昏朝斥退之人而用之西人乃得立於朝以至今日矣然西人得志之後南人小北皆與之並立於朝三司銓曹無不共之夫東人得志之日西人不得小通清路而西人當朝通用如此正宜無所憾恨而乃常懷憎疾每每乘時傾陷此其心必盡逐西人而專用自己朋輩乃爲足也趙浦渚疏

○己丑秋館儒請二先生從祀時金慎齋承召在京余往見

言其非時愼齋曰儒生輩不度時宜欲有所論恐其無益有害左右言于諸人使之中輟則何幸余退而見申兄叚語之恐余言之不重籍金公以動之申兄已入其儕流之說如水投石疏上 上靳其請李象震及柳櫻疏誣辱十倍於乙亥時儒生浮慕山人如癡如狂無不服膺若守功令獨於從祀大論乃違長德之言卒卒擧事顚倒狼狽可勝惜哉 南溪集

己丑冬館儒洪崴等上疏請以兩賢并從祀疏累上不許嶺南人柳櫻亦上疏詆誣二人得罪名教俱不當從祀館儒李伯獜遂削柳櫻名儒籍時朝廷將取士設圓點于泮宮齋任李弘相不議于諸生付黄柳櫻爲嶺論者睦来善李喜年等

四十餘人遂相率出去弘相等不能獨在亦退大司成鄭維
城以此意移文禮曹〻〻啓言莫重設點之舉不可以此中
輟宜令本館仍行而期於和協已蒙允持平睦兼善啓其由
大攻維城及禮官皆徇偏黨之論且言館儒誤事柳稷不可
罪 上乃下予亦駭異之教維城亦疏言兼善誣罔之狀館
儒申命圭等遂因此捲堂而去 上令禮曹判書吳竣詣泮
宮敦諭先出人朴承後等上疏言臣等非爲柳稷付黃蓋有
関廉恥以致先出云付黃之事既裴 上意專欲調劑時嶺
伯閔應協以本道儒生爲柳稷得罪不欲赴舉事馳啓於是領
議政李敬輿乃啓言可去稷付黃以安嶺人之心亦依允以

下使大司成李厚源以此開諭于諸生館佼金壽恒等以為柳稷付黄本出士林共公之論决不敢承命　上有方命化外民之教壽恒等乃辭聖廟行四拜而去　上累遣承旨禮官敦諭七月館佼朴世采等上疏陳前後曲折及定是非之說上斥之儒生等以　上累度開諭承命入泮遂上章云云疏入　上命出給因　教曰若非朝廷大臣所可指揮有何上章之事耶承旨李之恒等略以佼疏不可出給之意傳啓批曰予與大臣俱昧事体以至如此予甚愧忸無以為答也壽恒退訍于諸生又空館而去　上震怒翌日召諸大臣三司備局堂上面諭以館佼事云云且曰儒生每以定是非為言

吾知兩臣從祀決不可爲甭王色甚厲吏曹判書韓興一進
曰今此儒生輩皆年少浮薄之徒無行無義甚於光海時大
司成李厚源略陳䟽儒本意　上每以偏黨爲教諸臣不敢
出言而退居五六日右議政趙翼上䟽言　聖庙久虛甚爲
未安同知館事尹順之及李厚源等亦劄言不宜待儒生如
是　上降批毋慮百餘言大要目儒生以無行無義館學之
罪人決不可自朝廷開諭云趙翼遂詣泮宮招諭不叅䟽者
李樞〻乃入泮與李伯𤢴等上䟽略救䟽彸語多承順　上
亦下溫批猶以世采等爲狂妄底人八月大司憲趙錫胤上
䟽亣論館彸及嶺人是非自公卿以下畏　上震怒無敢言

此事者錫胤始疏言朴世采等所言本非過激事出不已又
有空館之擧自 上震疊太過恐非待士之道嶺人不識先
賢道學妄加詆斥雖不赴擧無損於國家且 上前則頗有
兩賢從祀之意到今展轉以爲決然不可者極是不當云後
因引見錫胤復以前意白之 上亦不加斥而領相李敬輿
猶持去黄之議群臣皆從錫胤 上終右敬輿所言矣 南溪集
○先生諱集字士剛姓金号愼獨沙溪之子生於萬曆甲戌
辛卯進士庚戌授參奉即免癸亥反正選臣白置臺憲之任
先生懇辭乞便養拜扶餘臨陂甲戌拜持平戊寅拜執義辭
遞冬庶弟槩被人誣告禍且不測先生舁疾入京待命 上

教曰杲固有妄言之罪爲其父兄皆賢者故特原之於是先
生感泣而退己卯陞承旨丙戌尼山賊柳濯等謀作亂謂其
徒曰金承旨廬不可過　上聞之謂近臣曰凶徒亦知賢者
之可畏憚　孝廟己丑特陞禮曹參判吏批以格外陳稟
上教曰稽古讀書之人招之何用似不當拘於常規也先生
上疏乞改正温批不許三疏下該曹議處該曹請遞　上教
曰禮曹堂上法典旣無必用文官之語有何他議勿遞四疏
又不許病告許遞連拜都憲上疏乞歸　上特召先生從子
承旨金益熙引入寢殿展先生疏於前欲爲批答則似涉文
具爾其往諭予意勸留之所以遣子弟者冀其善諭予意故

也俄拜吏判庚寅右相金公堉請行湖西大同法與先生意相忤先生陳疏退歸癸巳陞崇政甲午拜判中樞府事卒年八十一

愼獨齋諡狀

愼獨齋夫人俞氏性不慧不能備夫婦之道遂得栗谷庶女爲小室賢而且善女工事公甚謹及後俞夫人歿沙溪謂愼齋可以後娶生子爲承重計心喜之久後招愼齋語之曰集爾今妻亡可以謀後娶豈非宗祀之幸耶愼齋方侍坐起而拜謹對曰子亦非不自念但思人各有命旣不好得前人爲配終身困苦今雖改娶安知其必愈於前人耶盖安於小室之賢無他意也沙溪素重愛愼齋平日未嘗違其意及聞

此言憮然久之亦無如之何也宗事遂不成後在華陽洞與
尤翁語及此事余曰何不取兄弟子爲後乎曰亦嘗以此屢
質之終不見聽至今未曉也大抵愼翁之意以爲與夫人無
夫婦之道不過爲翁家一處子云爾遺命與己各廟然愼翁
亦旣生而養之於家死而又爲之服獨於合廟立後而不然
則未知或有其義否耶 南溪集

謹按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宗統故嫡嫡相承以奉宗祀
卽古今通義也支固不可奪宗而嫡亦何敢擅以宗與人
使太伯伯夷不有父命必不敢私自相讓以此先儒疑之
於伊川事而謂或是程太中遺意余於愼翁之不立後亦

嘗謂惑意或有沙溪之命而在太中終非恰當道理又不
無致惑於沙溪之處置者今見南溪所記則沙翁使之後
娶生子而愼齋安於小室而不肯云小室雖賢終不可使
其子承宗祀則爲小室之善事我而不念宗祀之重者其
於義理輕重果如何乎前後妻之賢否未必皆同則其所
謂今雖改娶安知必愈於前人者終不得其何說也沙翁
之憮然而不能強者亦出於姑息之愛而終非斷之以大
義者以沙愼兩先生爲父子而大處之失當如此尤相之
未曉者恐不但不立後而已也且謂之俞家一處子而遺
命各廟者恐亦大失禮意世或有既醮而死者其將以此

謂之非夫非妻而不同穴不同廟乎南溪之謂或有其義
者恐亦為賢者諱之意也

愼齋當昏朝時家甚窶祭祀無以成樣每行時祭祭饌至有
一位乾石魚一尾在誠不在物亦可為後人法南溪集

○李君輔嘗謂余曰昔在 孝廟朝辟左右承旨翰注獨引
見尤齋於深室終日而出吾兄其時為翰林乃見尤齋曰密
室獨對史官不與焉其時說話不可不登諸史筆傳於後世
史官何可不知耶若錄示其日說話則書諸史冊後本草當
還納座下矣君臣密語亦何敢煩說於外間也望須勿疑錄
賜云則其日說話乃書給矣余於其時略聞則 孝廟曰國

恥不可不雪將收拾民心後當擧義討賊卽令民弊某事事
事中何者爲可祛而何以則人心收拾軍政亦可以變而治
誉耶凡百逐条 下問者多而終不能一事仰對只對曰克
修 聖德則庶事可治 孝廟曰修德則在予當從令克修
然軍事民政不可徒修德而束手望治將某事何以辨之某
政何以治之某事何以整之縷縷下問而亦終不對只曰修
德則人才自出庶政自治云厥後聞之則其日以不能明對
之故 上心泄泄云矣 明村尹公雜錄

〇負建皷而驚眠數實非刺虎之方也不知左右以今日爲
猶有可爲耶謂不可爲則不必爲無益之言謂猶有可爲則

亦不當先泄其夆以害機事也不許時事之可爲不可爲而
只作好言語以快一時之聽聞以賭後人之稱許云爾則決
非君子好謀而成之義也又曰無一著實擧措而只發復讐
之說者亦非今日之大弊乎 曾西與尤菴書

孝廟入彼國時彼之南戰北鬪皆得隨行故虜之兵戈技藝
將帥能否皆習知之惟龍骨大馬夫大八王九王四箇漢爲
不可當底英雄而 孝廟在彼時龍馬八王皆死惟九王在
蓋 孝廟登極殆將十年而猶不敢爲北伐之擧者以其忌
九王之難敵也丙申年九王死 孝廟以爲無足畏者遂於
戊戌與尤菴密勿經營而未滿一歲奄忽 昇遐天乎痛哉

盖 孝廟亦以為衆寡不敵不可長驅惟養兵蓄財閉關絶約如又不能則内備修攘外存羈縻以待彼衅欲為迎擊盖孝廟志也云云 江上問答

趙滄江嘗曰今以復讐雪恥為言者決不可行君子豈有心知必不可成而漫為外言自欺而欺君者乎 晦隱集

○市南蒙恩之初一家姻婭即皆登政非徒市南家而已草廬亦然鄙等家亦然執事之處市南如此故人之處執事者不過如流俗私情宣惠郎廳衆所碎首處而竟於仲氏衛司初八有力所能占而洪令為誠甫啚之莫謂不出已手俗眼奚翅十目妄意以為宣惠郎廳卽棄不行然後俗人之私

實可塞（魯西與屯菴書）

○孝廟時尹鑴盜名自重屢招不起　上將許以布衣入見公時任承旨白　上曰鑴之實地　上未必自知其如何今乃以一人之譽輕加曠世之異數後若不副其名則奈何乃止屯菴判銓時又欲超八資擬進善望公時同政席曰此不但有違政規吾且知其人决不可用爭之甚力宋公不能奪一時右鑴者譁然攻之至有勸宋公斥去公即辭遞銓職（曺漢英全碑）

已亥春尹鑴奪人墓地諸名流皆直鑴公獨與金公佐明斥其姦狀衆謗喧騰而公不為動（洪沂川全碑）

聞爷仲訟事執事登對直請不必審克而直爲斷案云信否

果然則此非但有害於事理實非愛爷仲之道也魯西與尤菴書

訟官方督見而兄欲不應云豈以不應欲明初無起訟之意

耶此則尤錯兄真有不應之意則末疏中明陳不欲訟之意

使上下知我本心可也不此之圖及乎訟官督見之後公然

不應寧有是事訟命與召命不同召命則雖遠有其義訟命

則不敢不應兄又言訟之而勝則無迋曆之事觀於此言則

兄無應訟之氣而其意則固欲坐而待勝矣兄不自應訟則

無可勝之路兄意不過欲使諸公入告而直爲斷決之耶若

或一毫有此意則千萬不是救灾恤患雖是朋友之職而亦

非謂不分事理同然和附如小人之黨也若使諸公々誦於朝右此而屈彼則雖快兄心顧於訟理何如哉已不應訟而朋友助成則在兄之道亦安免要上壓下之譏也（魯西与尹鑴書）

○以為進善之職不下於說書因此可以出入經筵今見兄書則似以為不敢以待伊川者待尹而（宋朝加伊川以官爵而未教則以為不可加於尹故云）惟燕昭待郭者然後乃宜云當初愚劣識不到此不勝愧赧也若果陳請則當曰某人已除服請使人慰之耶當篤宮師事之耶抑當親臨見之云耶（宮聞尹徒以為自上親見不敢召見故云）（尤菴集与美村書）

所謂懐川答書曾未見聞者所謂請使人慰之耶篤宮師事

之耶親臨見之耶等語皆是不平之語先人書豈欲其如此耶旣以先人爲尊信於鑴故爲此張皇也懷川書札之來此者固多見遺如此書辭則全未記得先人書中所謂通其論議者謂朋友間採取其論議云尒豈謂待以賓師不煩以職事之意耶所謂迫於群議屈意而用之云者甚苟若眞以爲斯文亂賊不待行凶作惡而一毛一髮無非罪逆云則雖迫於群議安有置之講官之理乎當其請仍授進善也以此等人當以格外用之之語自啓於榻前若其時已以乱賊視鑴則亦安有此言然自宋子愼疏已設此敀咎之端以爲懷川出脫之路還可笑也 明齋與羅良佐書

○衛護 聖躬在所慎重而咫尺用釰釰鋋杰羅拜陵之行御手催鞭清齋之日馳騁耀武且挾袖短衣新制弓釰皆是彼制而都忘在莒幷與衣服器械而慕效之不啻若伊川之野祭云〻（李相國尚眞疏）

、大行髮腫不輕針醫中可貴下針始岀膿汁少許而繼而湧血數斗盖下針在朝而 昇遐在巳時矣（左菴集與鄭瀣書）

大漸時三公以下皆會于閤庭環欒爐蹲坐于地中官自內急走岀來曰似将有顧命矣賤臣與鄭相急起趍入則左相以下亦隨以入至于榻前則 上已昇遐而 中宮世子已發哭矣 中宮設屛於御榻西北面而避入擗踊群臣遂環繞

于御榻而哭旣而以　世子尚在西廡　中宮所處至近故
皆卽哭出臣僚之在闕内者皆札哀小歛時大臣以下請入
視歛自内不許都憲李膺著伏閤泣請良久始許大臣以下
入視則歛已訖矣而下體左邊短縮於右問于鄭善興曰何
故如是耶曰此是去年受傷處故如許矣遂與善興開展下
末衣衾而疊御衣一襲補其短縮處而歛之以衾則左右齊
整矣賤臣曰禮小歛而不結以絞者冀幸更生欲時見面故
也然私家則必須畢歛然後始可量度而棺可制也今大喪
則梓宮預備當依禮不結絞矣直出于梓宮處奉審則濶狹
與歛大不稱矣卽招次知内官以細竹量度而來其濶跨于

梓宮墻外而有餘矣賤臣即告于領相曰此將奈何領相大驚即以此入達于 世子齊入奉審則果極壯大或疑其斂衣太厚奉按兩肩則所襲者甚薄故明知其肩胛矣諸台遂出伏廡下領相達曰罔極之中尤有罔極之事梓宮將不可用矣 令曰罔極〻〻將若之何領相曰雖廣求大板决知其不可得臣意則連板之外無策矣 令曰須善思而亟為之遂出而會于一處李領府事曰如欲他求非鄭善興則不可善興號于諸公之前曰 玉體兩肩之間甚闊故常以萬歲之後為憂矣及至斂襲時於肩上不敢厚襲矣因自按其左肩曰令若按其兩肩則可知衣之厚薄矣李相曰奉審時果

如是矣善興以歸咎襲歛為憂為自明之說矣善興因曰小人雖往如許大板必不可得須一邊急〻連板似可矣須相遂以連板事付之延城君李時昉則須史而成矣 左菴集

○己亥 孝宗昇遐尹善道力主水原府治後岡之可用諸地師亦靡然無異語 上入其言大臣重臣相繼陳疏以為輕犯五患撤去一大關防是不可之大者自 上有如此疏勿捧之教公乃上劄力爭曰水原地勢平曠田野膏沃而正當三路輻湊之衝宗四通五達之郊也先伩所論五患未有大於此仍論 英陵傍弘濟洞之可用 上答曰弘濟洞果有非常異瑞則封 英陵二百年後所用諸 陵果皆倍勝

於弘濟洞乎且此地路遠人子情理似不可用時　聖心堅定水源役事已始中外無不悶欝公五上劄極論諸臣亦多力爭者　上意亦悟改卜於　健元陵內即今所用　寧陵也延陽諡狀

癸丑宗室靈林令翼秀遂上疏言曰　寧陵封築有罅請速遷　陵　上命公卿三司齊進奉審明谷集

李氏台監才入政府以每事繩糾不當　聖心竟至狼狽蒼黃士林之缺望如何可言幸虯事繇之足慰輿情矣第覩聖意歷擢不取其所可畏而取其所可愛不取其能補吾過而必欲其能適吾意足以使人慚惶而却顧矣國家不幸

陵寢之事奄興盈庭臣僚反出宗班之下其爲差恥寧有極乎然竊伏念庚子　聖上親自奉審之時不爲改封而因補鏬隙竇出　聖斷而諸臣唯諾而已至於今日　聖上乃無一言自反之語專責諸臣此豈聖人省己反身躬自厚薄責人之道耶執事雖嫌於以此爲言都俞之際不可不以自家覊對昭公之意密進規戒且竊伏念庚子以後　聖上連以違豫嚴閤展　陵然溫泉則逐年行幸此不能無疑於識者之心也庚子以後若更有親審之擧則豈有今日之事而亦未聞有自反之辭亦恐於　聖德有慊也今日啓沃開悟之責專在於執事恐不可以新當重負而有所囁嚅也新　陵

果吉何幸當初水原之說發於一二人之口而皆歸咎於賤臣以爲如用水原則寧有此事〻〻果由卜地不灵之致則賤臣雖萬被誅戮寔所甘心矣當初賤臣實不以水原爲非而亦不以　寧陵爲吉蓋魯於地術故只慣聞弘濟洞矣自古稱以聖人葬地又聞常有紫氣見於其上故嘗力陳於榻前而蒙許矣然以今日事勢觀之則似當故宿於水原矣今日若以　寧陵爲不佳之地而欲改之則誰敢有異議哉然則亦當如朱子說求之當不拘遠近矣不可只於近圻尙且了當也當初一　聖意以弘濟洞爲遠不用云如是則又有說若　寧陵之近而不能展省其弘濟洞何異哉

右菴 興金壽 與書

○孝宗昇遐　慈懿王大妃當爲　大行制服而國制曰子
朞該曹將據此定以爲朞矣或有言朞非禮當爲三年者宋
時烈以資善在廷又引儀禮賈公彥疏中四種不得爲三年
之說以擬之公聞之揮手止時烈曰古禮吾不知今用之者
國制也吾則惟當以　祖宗朝所以行者爲對耳該曹以服
制事來問公遂與領敦寧李景奭左議政沈之源延陽府院
君李時白完南府院君李厚源原平府院君元斗杓同獻議
曰臣等雖不曉古禮考之時王之制似當爲朞年之服　王
世子遂命從大臣之議庚子掌令許穆始疏論　大妃朞服
非古禮請行三年之制　上復問于大臣公以爲　貞熹王

后之於 肅宗大王 文定王后之於 仁宗大王必有已
行之禮請皆考出 上依公議考之實錄則 貞熹宗行朞
年之制 文定事無徵八侍諸臣又皆以為宜從 先王已
行之制五月右相元斗杓上疏請行三年之制仍復問于李
惟恭沈光洙許厚尹宣擧尹鑴等諸臣則諸臣所對多游辭
不明 上遂置之前判書趙絅上疏論禮且言尹善道無罪
時宋時烈因赴哭 孝廟再祭至京謁 上引罪自陳大喪
之初臣始發四種之說鄭某聞卽大驚以為亦不可用到今
思之其人之先見不可及云鄭陽坡諡狀
愚以四種說連貼國制衆子期之說而為言則鄭相太和沈

相之源李領府事景奭皆不用愚言而其所獻之議但言國制則是不分長衆之期矣惟鄭相維城篤信愚陋故以四種及國制合而獻議則 先王批以從多議施行矣（尤菴集與李季周書）

己亥論禮時尤公初欲從公之議定爲三年之制李惟泰激動尤公使之排羣議而立己見其後尹善道疏專主齊衰三年公則自初執斬衰之說兩說自別而宋黨謂公與海尹合勢而搆禍於兩宋可笑（驪江遺事）

進善尹鑴教掌令許穆再上疏鑴又以宗統之說激動衆聽又以危語獻議徵撼 上意上自縉紳莫不疑懼公上劄曰今日宗統之說憑藉論禮設機甚深必待服必三年而後其

統乃傳則國家之統不絶者幾希矣疏家列出四種不斬之說而主祀傳重之義昭著於其間則曷嘗以服之輕重而有貳宗絶統之嫌哉俞市南墓碑

嘗以己亥禮論問于明齋則曰己亥先人入都時有書于不肖曰 大妃服制以朞服爲之而一說以爲當爲三年之制客中無書冊不得詳考汝須詳考諸書以報也不肖則取儀禮註疏及退溪高峯諸書見之則儀禮疏所謂嫡妻所生弟二長子亦名長子之說似分明而高峯所論似直截故不能深思即以書復于先人曰禮疏及高峯所論如此三年之制似是矣 其後先人不復可否過 國葬後先人下來而不復

言及不肖亦無更禀明年　國練時春翁有書于先人曰禮
訟復起未知事將如何也先人見書而謂不肖曰此必服制
事也必驪之所為也遂命出儀禮及諸書更考之龍西叔父
亦適會與之數日討究反復論卞見得亦名長子之說有多
少窒礙推不去者終不如四種之說之有據無疑於是定其
是非而以驪之即當為咄歎矣已而得見許疏及邸報果是
服制事也其後不肖往懷川則總獻議矣出示其議草曰尊
丈之見如何不肖俱言前後所見如右所論則懷川曰如此
則吾誤咎市南矣前年在京時尊丈自圻八城過余曰服制
事當以希說為是余聞尊丈之言如此故昨者市南使余議

於尊丈而敵議而吾答曰美村已從希說無可議云云今聞
君言吾誤答矣蓋先人見不肖所復意以為必詳考禮書而
言於懷川如此也其後聞之則懷川答市南書以為美村之
於驪不問是非而從之云其護於忿懥已如此驪以為先人
見屈於懷川而變其見也又以不肖為黨於懷川而誤先人
也此事曲折如此云云 明村雜錄
孝廟之喪 王大妃服制大臣引明制毋為長子朞之文
定為朞服是歲夏掌令許穆陳疏以朞服為非是請因練日
改為齊衰三年命收議 於仗臣宋奄同春二合主禮疏四種
之說敵議辨其謬而公則以穆說為是已而尹善道投疏主

三年之論而專攻兩宋語意凶險蓋善道覷士林議歧托於
論禮而為逞禍之計也尤菴先已去國同春又蒼黃出城朝
野莫不駭憤兩司遂請善道按律公請尤菴曰堯舜之時立
誹謗之木既曰誹謗則其中不道之言必多未聞稷契聞其
謗而遽退也尤菴不聽又與同春書曰顧遭逆境用為增益
之資云云又上疏言善道讒媚之狀雖極可惡而 聖主當
隱其惡以來天下之言也政院詆斥而後啓之翌日三司以
公為救護善道請罷戊申同春造朝言於 上曰某不可終
棄也遂拜左尹 權炭翁行狀
唐虞之世固有謗木矣獨不有四罪乎既謂之讒既謂之媚

嫉則以敢言褒之不亦相戾乎敢於直言則固可謂敢言之士也敢於讒娼亦可謂士乎師傅之義固重而古人有請斬馬釼斷其頭者其罪可誅則何有於師傅至於以善道宥否可決我之去就尤恨其不自重也至於其人心術累言於次仁兄而終不以為是且以為善人直至今日讒言狼籍五尺之童皆見其肺肝而以我門下之明猶不悟至欲比之於敢言之士而不覺自陷於奸諂之坑塹奈何又曰今此服制之論只恃聖明之在上故敢爭嫡庶之別無所諱忌此實臣民之所共嘉恱處也何故必欲説到難言之地以危動群心使知之者憂其不祥不知者指以凶險畢竟讒賊之䟽乘隙而

起此已不勝其可慨矣及海疏之出也假托禮論陰試斬伐
之計微我　聖明則魚肉士林在其手中矣當此時也閉口
歛跡如避蛇蝎之不暇而豈料搴裳濡足以趁之哉又曰服
制一事何具於　宗社安危而彼疏三擧宗統嫡統之說者
直欲置人於滅族之地而以快一時之私忿其亦憯矣又曰
令此嶺人至以陰奪嫡統貶詘君父陷人於不測之地推究其
所以為說則盡從貳宗卑主四字中演出來驪江之回頭固
知其難望而以門下之明見亦且漸合於彼而日難於此豈
非関夫時運事也三年之禮雖同異互爭至於十年或彼是
此非亦何大害之有也非欲請變三年之見而為期年之計

也大抵此事已成大判互相攻擊釀出無限禍機環視其初特一小無關緊之服制一事而已此果何據可笑可怪事耶良可太息 明齋與炭翁書

請以奉質於尤春二函大者復之設使讒人得志戕害士林如衮貞之為則當此時也炭翁之必不為其黨而將返救士林同被其罪如柳從雲李希醇之事無疑也春大盖不以拯言為不然尤翁則以為思誠雖小人引入為已黨亦必掉脫不入云夫旣如是則今日之無與讒人禍士林之心可知矣 明齋與草廬書

庚子尹善道疏斥宋之誤禮不遺餘力因此大生風波亂朝

必欲殺之公曰此老才豪氣麁平日眇視英甫輩今因誤禮而廢此不平之言但其為說殊欠精當矣然而大頭腦處宗有不可奪者（驪江遺事）

議禮之初朋友有問則答之乃常也及乎傾危之說幻出陷人之穽則明者所宜失色而却走處也高明所謂憂憤二字尤所未曉國家存亡在於項刻之事則被髮纓冠所不當避也禮訟雖大不過一春官之任也則高明之不堪憂憤無乃太多事者乎以顏子而不閉其戶以馮婦而攘臂下車藉炎炎之手而主堂堂之論宗是甘陵之餘習也冲菴復祀之疏竟為己卯之禍胎今此礼訟之末安知不為士林之深憂乎

天必祚宋寧有此患而世變無窮人心難保高明其亦熟思
之高明與人書每以此類反覆爲言前後疏章亦以此痛告
于君父矣防墓未修之前與聞國政決無是理高明何不諒
此而妄入於是非義中重被上下之疑乎敵人方張將撕殺
我而與國發兵助敵人之後則其爲與國有愛我之心而不
以矛戟從事乎草令所謂殺渠云者可見其驚急之狀卽觀
士友之素厚高明者莫不視高明爲癘疾人駭走而不敢近高
明尚不覺悟反咎草令此所謂彎弓欲射而責其垂涕泣
者也許憲之疏欲辨庶字之疑則固據經傳註疏而爲言雖
十往返不害爲問辨之一事高明所論則宗出於經傳註疏

之外雖欲與之反復亦不可得也况今禮論則已歸筌蹄而傾危之說使人氣塞高明有以諒之也又曰欲挽江漢之水滌盡高明滿身垢汚高明其亦惕然自覺於斯乎魯西與尹希仲書高明試論希仲平生自擬何等人物而今居何等地頭欲做何等事業耶尨台始推希爲伯夷中起希爲象山終斥希爲冢貞三者皆過當矣愚則始謂希爲耿介中謂希爲過越終謂希爲輕脫自謂深得希仲之心而然念世變無窮人心難保輕脫者或未免爲他人之所作弄則不可說也今有灼約處子冶容而倚市門則人其不以誨淫賤之乎雖欲自主好議論不過爲娼家之講禮也高明不比之思徒以疑謗過

情若爲明師者然恐非眞知處希仲者也 魯西炭翁書

弟之愛慕希仲者專信其爲灼約處子乃令反倚於市門苟欲如此則何必愆期於歸妹之日乎渠縱自謂我不誨淫人必不之信矣倡家之講禮雖有周公之義亦難見許况其裏無稽之論乎渠不量己分不審交際妄與人事自落坑塹不過爲輕脫之病所坐乃曰事係 宗社安危不得不出位而言之云云人即益大駭愕遂以衮貞目之兄則以希爲猶可信處士之介節乎始則三顧恩勤猶將堅卧終則一麾杜人若撻於市躁靜髙下判若二人痛惜之情如身蒙不潔也 魯西與州儒書

己亥 大喪時公首發三年之論而庚子許尹疏論期年之失尹則其論多祖述公之說且斥宋之不是處極其狼藉朝廷斥以謀害儒臣而竄于北邊自是允執三年之說者必以奸人目之平日與公相親者稍稍引去獨元廣州斗樞閔掌令光熻金和順克亨張叅議善冲終始交道不渝尹美村則畏宋之氣焰雖不告絶亦不往来只慶吊而已驪江

遺事

、己庚以後仕于朝者搆誣公則必得清進與公相親則必廢錮故世之人以誣陷公為發身之媒実閔相鼎重少從學於公無異親父兄尊室於公之驪江寓舍之側以居及庚子以

後始爲絕跡於門下而中心則未忍便訣辛丑聞公之移葬其親送書致賻以示眷眷之意公荅以君旣畏時而不敢來見則無致賻之義斥之不受後遇閔於閔掌令先燏座上閔甚有欣幸之色公責之曰旣與我相絕則致賻無義不知我過惡則又無可絕之義君之於我交際極爲無名矣且頃聞英甫被徵入京時都中士大夫傾城往迎于津頭而君以衰絰之人趍奔其間云何不自重如是閔憮然不荅而有恨色耻

公之所著禪繼說大意謂舜禹旣繼堯舜之位則大統已歸於舜禹不當復歸嫡統於朱均云云時金生榦者往來公之

門窃之以歸敵于左相為自媒之計宋黨見之益怒視公如仇敵矣同上

驪江之自立已說以異於朱子之訓者其於吾儒家法不可謂同矣况其徒之痂妄者轉相誇耀曰白湖之見高於朱子肆然公誦兒謂此氣象可謂甘苦相濟同歸於可口耶驪之斬衰之說又是掀天動地底兒樣令人魄奪不知所以為說尤庵集與鄭西書

○公於中庸大學尚書洪範註解頗致疑於先儒立說嘗自為註釋書之冊子曰吾之所著非欲與朱訓立異乃記疑耳設使我生於朱夫子之時執弟子之禮亦不敢苟且雷同都

不反求而只加賛歎而已必且反復問難思之又思夜以繼日期於爛熳同歸矣若都不起疑含糊雷同則其所尊信者歸於虛僞矣朱子豈如是也且吾所著非欲其行世只欲與朋友講論以俟他日見得之漸進而近有宋英甫斥以異端蓋英甫之學曾不設疑而惟朱訓則混稱不可容疑雖日尊信而豈是實見得也又曰吾東退溪先生一從朱子為理家之宗而初頭之功豈如英甫之曾不起疑而混加雷同也（駋江遺事）

鑴方矯情飾行盜竊聲譽一時名士皆慕與之交宣擧之於鑴其契分亦未嘗不厚也及夫庚子禮訟之作鑴實主三年之論而尹善道之䟽祖述鑴語以為家禍之詐時烈謂鑴之

為禮訟實欲殺己而善道亦其所嗾宣皋以為鑴誠妄矣而謂有禍心則其跡未著不可臆逆而斷之況以禮訟為邦禁則尤人情之所不厭也既以此深戒時烈而又謂鑴本一處士至還納告身自處如此而令乃依合相門主張邦禮攘臂於談賊之間是大失身為書切責之左右告戒冀以息爭而鑴既傲然自是不受規戒而時烈則又疑宣皋扶此抑彼之不力此宣皋之所以既與鑴絕而又不合於時烈者矣 定齋集羅良佐疏

○有李㦖者名門子也 奴事尹鑴延譽搢紳至被推薦公以多醜悖論削其薦章並斥薦主物議譁然攻公〻復歷皋宗

狀以啓以故毁謗溢世其後又怒於其叔母書絶悖慢公從弟泰淵又論其狀 上取其書親覽命刑訊遠配人始服公物論快之李知淵墓碑

君後娶於馬橋時驪江亦在城中與馬橋親家故頻數相會君歸而言曰熟覩驪江之所為非儒者也問何以知之曰兩人相會未嘗見講討經義輒相問今日聞何事無非時議也又每見人則必有所求為儒學者乃如此耶明齋所撰農窩遺事

○金叅判始振於丙丁避兵時寓居懷德與宋相國時烈情分頗厚及相國八朝亦力為推挽自禮訟為世大禁少有匡異輒被錮廢公不平之累形於色辭每以東漢之陳寔郭泰

己卯之柳雲李思鈞自待以此不悅公者或以徼後報譏之
公笑曰吾豈若居士然喫苦令世求福來生耶金始振墓誌

○癸卯秋前掌令許穆請冊封元子以定國本 上命議于
大臣鄭陽坡太和獻議曰元子誕生之辰即國本已定之日
告 廟陳賀設科取士八路同慶舉國欣戴則此疏所謂國
本未定之說實未曉也冊封於孩提之年雖有明朝舊例至
於我國未之聞焉似當以 祖宗之攸行者為法 上是之
鄭陽坡謚狀

臣聞許穆癸卯陳疏之日其時廷議不能無疑於許穆之疏
其坐廢之由實在於此及今上疏之日以蚤建儲嗣主用古

義為辭則猶可掩遮本色乃曰其時宋時烈聞臣言有不悅之色云此則昔日廷議之所起儘不虛矣彼所謂不悅等語不待卞說可知虛妄而猶且誣飾於 聖明之下則取禮家疑似之說以作陷害之機穽者無足恠也 [湖仗鄭祥龍疏]

○丙午虜遣查使有所詰責先是有安秋元者為俘於清國逃回數年還入彼中清人以我違失約條遣勅行查 上欲自當曰不過罰金而已洪命夏曰主辱義當臣死何敢推諉於 上身乎鄭太和與僚相共引過應之曰誤許其留末即縛送罪在僚等虜使曰然則國王不知耶命夏答曰臣而證君猶子而證父禽獸所不為虜使為之色沮然竟論以極罪

左右震慄而公略無怖色虜使相顧吐舌曰可謂難矣 上
反覆彌縫事以得已丁未虜中竟以罰金勘送盖從 上身
之自當也 鄭陽坡謚狀 洪沂川墓碑
北使以邉民越境採蔘故罪灣尹事將不測且責大臣使待
罪館所右相許積獨請對容勸 上自當於是 上詣館所
北向叩頭終以罰金論聞者莫不駭憤於是兩司合辭舉刻
而以獨論積為有黨目之嫌遂并及三公 上命竄諸諫臣
公以為泛論則身為大臣使 君父親當僇辱領左相亦不
得迯其責矧其兩相方待罪館門外靡暇入對又不知容勸
事獨右相可刻今乃并論三公欲掩黨目之嫌是豈論事九

當之休乎及是公以憲長連啓而去領左兩相只論積仍請還收諸諫臣流竄者李相國慶億行狀

○己亥春公方任諫長献納閔維重八侍論故相金堉葬用隧道請改葬以極罪之其子公啓曰事發於八侍之際不容徃復同僚則獨啓例也不然何得不問而專論正言李翊刻公避事請遞曹晦谷墓碑

昨者年少全諫請治僭用隧道者曹守而立異並侵於吊諸人多右守而吊固不安矣老菴集與鄭濤書

持叔隧論終是正當比日政與之稍左者皆騫騰非持叔之非正乃金氏之形勢而亦此漢之故路歟老菴集與市南書

○最是不可草草者文正文純并享諡也探文當求於何人貞相白軒與市南孰得若請於貞相則其書當具曲折須令大哥搆出如何左菴與美村書

公之立朝始終 聖上教書已備而惟庚寅二月事微而不著盖是時 宗社存亡決於呼吸雖有彌縫之道而其喻於利害者皆袖手却立不翅秦瘠之越視惟公獨以一身死生以之不懾不撓邦國卒以無事自是 主知益隆而士心益附矣其受天之佑壽而康而終受我 聖上恩禮者有以也哉左相所撰白軒賜几杖序

平昔朝端納履之色相繼今日帳殿未聞有奔問之人抑有之

而臣未聞耶君父有疾遠臨草次如非老臣遠在有事故者不當如是此係國綱義理臣甚憂焉抑古所謂訑訑之聲色拒人於千里之外者亦近之耶此 殿下所當惕念處也己酉溫幸時白軒疏

窃念古昔如孫從臣之壽而康者雖大為一時之所尊重然不甚以知義理振紀綱見稱則或反有衆之者而時有庸陋之甚者行身無狀乃反為其人所非則其為众人之鄙笑何如哉今臣所遭不幸近是矣云云尤菴集斥白軒疏

今日見愚之疏其尊崇悅服者怒罵忿斥固不足恠而舉一世無不呶呶如視私讐至於同春亦曰不勝駭歎其他又何說焉盖其人以鄉愿之心挾廣人之勢以為一生行身之道

若徵庚寅事則狗不食其餘然其時之不死亦焉知不為大宗城鹵獲婦之餉耶（尤菴集與宋奎濂書）

昔軒相作三田碑文其所称道宗有愧於人心者然其立朝清白庚寅一事為之可称故一時清陰諸賢皆與之友善其後己酉 顯宗幸温泉時軒相為留都相同春亦以 世子輔養官在京時尤菴適有嫌不敢冒進 行在只出次全義実軒相上疏以為遠近諸臣無奔問之人云云且有無禮語尤菴聞之即上待罪疏而其末有曰孫從臣云云軒相初不知為何語許積乃知撰三田碑之比孫覿事以告軒相軒相大怒以尤菴疏示同春同春為之駭歎云其後宋判書奎濂以書問

於尤菴〻〻荅以春兄亦不免駭歎尚何望云矣 江上問答

初宋相公時烈名重一世公自在 仁廟朝屢加尉薦每請招致宋公與同春宋公亦因以爲宗其入洛輒以布衣造門公必待以均敵以盡下士之禮及 孝廟新服又首乞招徠如聞其辭退則輒陳疏請挽宋公亦名位既崇而敬重尊尚之意屢形於辭氣書牘之間至是遷上一劄引從臣孫覿事以詆公蓋誤認公劄中納履等語指己而發也時宋公以儒林領袖見重於一世其所言議是非士類莫敢難之而其疏一出亂世譁然親密如骨肉者莫不疑之同春公亦對公駭歎

有人來言西溪以魯之閒人比尤翁夫尤翁之處軒相者自 白軒諡狀

有說話論其氣節之疲軟則極力揄揚乎三田頌功之文論其意見之汚下則强生崖異於 神德祔庙之議是固不滿人意而又以無剌無譽依俙有似乎鄉愿規模故攻之左力不敢假以辭色云云（金昌翕撰 李德壽書）

窃見前判書朴世堂撰出故相臣李景奭碑文詬辱宋時烈不有餘力有以爲時烈侮老成人有不祥之宗受不祥之報又其銘曰行偽順非世有其人梟鳳殊類載怒載嗔不善者惡君子何病噫時烈之諷規景奭所以明春秋之大義則商書所云侮老成孟子所謂不祥果可擬議於此而若以賢人君子之不幸罹禍謂之以受不祥之報則朱子之禍僞學

亦由讒孫觀而慹欤孔子誅乱政大夫少正卯子貢進曰少
正卯魯之聞人也孔子斅其罪曰言偽而辯順非而澤世堂
所引用宗出於此前古我賢禍國之小人亦豈忍以君子比
之於少正卯哉使時烈而為乱政之臣則是 孝廟之政乱
也未知 孝宗十年在位所乱者何政世堂之誣時烈豈不
為上誣 孝廟之故耶 館伏洪啓迪等疏
嗚呼丁丑之事尚忍言哉彼虜之𢘆怒轉深設機関以覘我
人之俯仰乃令竪碑徵文甚急 仁廟初命新豊府院君張
維前府使趙希逸及臣祖並於一夜撰出而及入送彼中適
有中朝學士投虜者以為新豊文鄭伯韋筆語本出諸侯相

侵事又謂臣祖所撰亦甚踈略全不鋪張於是屢人督令改
撰咆哮益甚時新豊已沒　上獨召臣祖面諭之曰彼以此
文欲驗向背此正國家存亡所判句踐臣妾會稽而終致沼
吳之績他日自強惟在於予今日之事但當於文字務中其
意毋致事機轉激臣祖亦自念主辱至此不暇頋惜自身黽
勉承命此乃臣祖丁丑撰文之事狀也（李厦成下誣疏）
至己亥論礼時臣祖主時王之制宋時烈主四種之說意見
始少岐矣辛丑夏審理之時先正臣宋浚吉請寬尹善道栫
棘臣祖以為春天雨露不擇草木之美悪宜納俊臣之言使
年迫者免作窮荒之鬼遂有成命時烈聞而恚之後遣其子

求托婚好事適不諧宋起其不滿於己至貽書所親顯示憾恨之意而戊申 先王謂臣祖元老命賜几杖臣祖要移恩之文於一時名勝而亦及於時烈時烈不辭而爲之曰壽而康云云其頌美忠節可謂至矣而篇末一語引擬黮黯殊不可測己酉春臣祖上劄行朝未有奔問之人云云時烈誤認指己乃陳一疏曰如古孫從臣云云臣祖復進小劄曰時烈以臣妄劄認爲論斥臣之本心斷斷無他從前相識非泛然相賤之比不料臣之不能取信以致如此心甚愧怍設有可斥之事君子交交相勗而責之以義理何忍背前日之相好而有所峻斥乎噫以時烈攻臣祖者觀於臣祖侍時烈者則其忿懥之氣雍容之辭一見可辨矣 同上

啓迪等祖述時烈之餘論謂臣祖三田文字與孫覿之作某
文相類夫宋欽之被拘虜中也雖應金人之求文宗冀孫覿
之不奉詔則其敢擬議於 仁廟之為 宗社屈已忍辱面
命譸助辭氣痛迫至引句踐而諭之者耶孫覿之不休其君
之本意徒貪彼虜之厚餉可辭而不辭者又何得比論於臣
祖當危機轉激之時遵 聖祖忌測之旨迫於不得已而為
之者耶當是時也臣祖獨在文苑終若規免則朝廷其將坐
受醜虜之迫辱而竟不得借一詞臣之手以紓危機耶抑虜
人將謂無人肎撰遂輙不索耶使臣祖汚世絶俗早已長往
則已致位高華許國以身則死生榮辱理無獨殊而乃於一

文字之役遽欲自潔其名坐視君父之逼辱終不承命則其取譽於一時抗議之士固有之其於事君致身之道果何如也臣祖之捨彼取此者其果爲國計耶爲身計耶同上

啓迪等謂時烈引覲事以諷規之者宗遵朱子之遺旨時烈於臣祖撫文之初已加評訟不其交深則雖未得爲確論猶可謂處士之高談乃於數年之後受其甄拔互相慕悅況其所自重者又如何而躬摂帯布屑々往來於宰相之門者豈非所謂樂道而忘人之勢自附於先達之士者耶且其尊礼之意引重之辞又如彼則其心固已翕然傾嚮之矣及夫名位相埒氣勢益盛則憾生於違覆之際釁起於磯逼之地漸

滋㥽貳遂成媢嫉而索瘢於三十年之前始則陰引古語闖發於頌美之文末乃顯加醜詆至發於章奏之間夫時烈之尊慕臣祖非臣祖撰文之前也時烈之醜詆臣祖亦非創聞其事之日也一人之身而前則尊慕敬服至擬於周公後則侵侮詆罵乃比於孫覿朱子之交人也敬慕之詆罵之前後相戾者亦有是耶 同上

新豊之撰其文也方持憂服廸遵 聖旨而其所述之句流播當世希逸則起瘢應命而文旣成 睿裁而不用矣且故判書李植從難南漢屢撰請成之書而甲申教文中有幸逢寰區混合之會聿被覆載生成之恩及宜遵綸綍之罷等語

彼三臣者亦豈樂為之哉秪為存亡之際徇國家之大計而
若臣祖所處之難尤有倍於三臣者而其文之用不用傾幸
不幸存焉耳其撰之則一也時烈之撰新豊碑文有曰尊周
大義炳若日星其序李植之文曰義理之精論議之正羽翼
斯文裨補世道至其撰希逸碑文則直曰其辞某文字可見
所守之確也噫文字之涉於屬人則初無彼此之殊而或崇
奬其大義或待之以醇儒甚至變幻其實跡反以為揚人之
張本凡此陰陽其說異同其議者皆非常情之所到也惟
時烈方頃袖儒林其言議是非人莫敢難之而其蹤一出舉
世諱然雖出入其門尊慕親密者無不非之先正臣宋浚吉

對臣祖駭歎曰吾輩初出林下寔公之故今無主人矣又抵書於李端相曰尤翁攻斥軒相不有餘力慨然甚矣故監司趙世焕嘗訪時烈於長鬐謫所時烈自言其事曰至今悔之可見顚頓困厄之際理自內生也 同上

當時烈之承命撰誌也臣祖方在散地 顯廟使近侍持時烈所撰之文就臣祖點竄臣祖既一一証正而至匪風下泉等語以雖無亦可之意附達而鄭太和等請去其言即命删改時烈不悅請全棄其文而別製之後命勿删令啓迪等謂臣祖恐觸忤彼虜欲删記實之語果如其言則時烈宜不怵於觸虜而其撰進之劄首以畏約怕忌務爲宛轉爲言至引

魏挺之墓銘又曰不敢付諸外人只使不觧事賤息隱屛而
書之云者何也請用許積之言勿使印出而御覧一本亦不
得進者何也時烈觸忤之憂固已深矣特其言之出於己故
悪人之議之也即此而亦可窺其所存矣若臣祖身處局外
文字又出於他手則設令生釁於異日禍福利害初不関我
而必欲刪量而得宜者實出於忠君憂國之誠也況庚寅之
變朝野鼎沸而臣祖憤不顧身抗辞自當就鼎鑊如樂地則
何乃不畏於此而畏時烈數句閑語耶 同上
時烈所自任者春秋之義而貴在攘夷則扶抑之道宜若謹
嚴而庚寅之變李景奭於虜威自陷於忘君負國之罪則王

法之討所宜先加而特爲人褒以正直使之收用故朝廷不
加嚴誅姑令偃息而時烈旣欲齮齕於臣祖則乃更通昜顯
職又從而左右周旋噫時烈之奉承於正直之褒者其亦至
矣春秋大義固若是耶 同上
至其孰梟孰鳳孰不善孰君子等語反復横詆而夫陰戾悍
猛摶物不厭梟之性也雍容祥和見啄不顧鳳之德也隨性
題品則梟鳳之分各有所故而所謂孰不善孰君子者亦可
推類而見之矣 同上
始時烈驟得重名則臣祖之薦拔汲引誠出於愛士進賢之
誠卒至遭人反復受侮不少而虛襟曠懷不自早覺則今之

議臣祖者謂之失於知人猶或成說同上

生平慕之而後交之者古人所耻也世之致疑於時烈本原之地者多爲此等事噫昔與時烈交驩而能保其終者有幾人哉今日士大夫鮮不被其噴薄而特諱焉而不敢耳然則波波之敀趍者孰無内顧之疑而雖或事関先故猶不知怒只爲急於趍附便忘其輕重之倒置多見其愚且病也同上

前主簿金昌翕者亟欲扶護時烈作爲長書寄世堂之門人一通謄本先入太學輕薄之輩承望其風旨而其疏之脉絡機関罔非畫虎於昌翕之書只以昌翕父祖之論證之文正公金尚憲於臣祖年輩邈然居先而其奬與特厚姑以章奏

中所称道者言之至推之以斯文宗匠若金壽恒事臣祖甚
敬及誄臣祖首称以先生而其辭則有曰受天間氣為國宗
臣心全赤子行盡人倫根於孝友發為忠純羽儀明庭如鳳
如麟一節三朝靡有緇磷臨危抗辭國耳忘身巋然喬嶽鎮
我邦人其挽詩曰身名出處兩無愆忠孝文章德業全尚憲
宗匠之稱在於丁丑十年之後則其不曾以碑文一事為疵
而敬重之者此可見矣壽恒之尊尚德行賛揚名節又如此
昌翕所謂氣節疲軟意見汚下有似乎鄉愿規摸等語何其
一二相肖也 同上
昌翕初謂臣祖崖異於 貞陵祔廟之議指為一大疵及其

一世紛然斥其爽實則啓迪疏中不敢復擧乃以陵誌一欵
揑造爲說其掊摭之跡至此而尤無所逃矣 同上
臣之曾祖固與景奭世好不泛而臣父則又以其耆舊大臣
常加尊敬矣然其所謂斯文宗匠者自是詞翰家推重之例
語豈謂其道德名節粹然無疵眞爲伎林之大宗師也今履
成等取此一句語遂謂臣曾祖不以其碑文事爲疵者豈不
可笑之甚乎其於碑文事雖未嘗明有指斥而意思所存有
可以一事推知者臣曾祖嘗撰故相臣李廷龜碑文而囑其
家子弟曰愼毋使三田碑書屬人書之夫於寫碑者猶不欲
其涵人墓石况於作碑之人而不以爲疵乎其後李家今景

誄

奭書其碑則臣父兄弟嘗歎曰先祖意思如彼而却令作文人書之豈不可恨履成等所引挽誄称道之語誠有之矣然挽誄之文主於稱美其体容有異平居尚論隨事譏貶者不能盡同臣父之於景奭其所称三朝一節身名無愆者亦以其居家孝謹立朝忠慤為一時賢宰相而已履成等乃以是謂其尊尚悅服洽然無間而欲使為後人者無敢容喙於其言行得失則亦過矣農巖集

凡人為其先世得先生長者片言隻字之褒則感結幽明奉為金石之音故立言者一字亦不敢輕施於人重此故也雖以張說憸邪小人既為姚崇有八柱承天之語則其後不敢

更言姚崇之短令淸陰之孫文谷之子乃敢一反其父祖稱揚白軒之語曰心中雖本以爲非口頭乃仕此虛語云是以張說之所不忍爲者處其祖與父也白軒是非姑捨勿論此豈非人道之大變乎且人之視其父公爲何等物而已反甘爲詈役撑眉拏眼欲張一人之掌遮得一世之目其爲夏畦之病甚矣此外有何足誅焉且論人時或不能無抑揚而奏御及挽誄之任盛称忠孝大節祥猜威鳳其後無他端而乃以老不死孫從臣擬之未知爲忠孝爲猜鳳之後更有別得罪者耶以白軒坐地事勢言之三田碑文之任元無不可設或曰不能無失比之谿谷不啻輕矣宋相乃於長髻圍籬中作

谿谷碑文極有稱道其文至於流入禁中何白軒之當恕
而不恕反貶薄之至此何谿谷之當罪而不罪反推尊之若
此耶然則此事用意本非難知自初至終無非所以為己私
操縱之地其是谿谷非白軒意各別有所在而借為話柄者
耳其於原頭本是非何嘗有毫髮之念及者耶 藥泉集

○李景奭字尚輔号白軒 恭靖大王七代孫生於萬曆乙
未癸丑進士舉聞日播月沙見公文謂白洲曰汝雖已決科
不及遠矣癸亥 仁祖首謁文廟取士公登丙科為檢閱甲
子賊适叛 上向公州百官奔竄失次陪從者只公與承旨
韓孝仲及內官二人而已到漢江〻上無舡夜黑如漆石門

公以全羅兵使屯兵岸上覓一船以迎駕回望京城火焰已
漲天矣丙子啓曰斥和一事豈不正大且明快而國事民心
無一可恃不顧時勢横挑强寇非計也三韓之一草一木皆
皇朝之賜也大義所在人孰不知事有緩急不可不深思善
處谿谷張公歎曰此所謂披雲霧覩青天也公所乘不備杖
釰徒步追入南漢天大雨雪士卒暴露公請令大小官各觧
上衣分給而張覆之則士心必多感動望之亦助軍容於是
城上列幔周匝師人如挾纊焉承命改撰三田碑而貽書石
門公有悔學文字之語辛亥卒年七十七官至領相白軒諡狀
公前後處銓與佐貳郎僚會坐文蔭武之才績已著者各擧

所知録爲公簿每於諸曹庶司州邑之缺取以注擬由是內
外各稱其職又每逢中外人士輒訪問人才隨聞劄録文學
行誼武才吏能以類調用尤加意於岩穴幽隱如宋時烈宋
浚吉權諰李惟泰通顯路皆出公手 同上

己酉賜几杖蓋完平後五十年所未有也教書有曰司馬光
一箇誠字可行終身李文正兩入中書未嘗害物時以爲實
際語 同上

肅庙在春宮聞公名德思欲一見蓋大臣非見帯師傅無進
見之例而 顯庙特令入見曠世異數也 同上

其禱雨也既祭故家輒不觧公服伏於庭中烈日下暴而不

少体必待雨下衣濕然後起蓋公禱未嘗不雨故都民遇旱必言何不令某公禱雨云 同上

○時有神德王后祔 廟之議公以班首率百僚閱月庭請始擧縟典事無前據禮多妨礙儀度節目多從公議 同上

神德王后祔廟事大臣始獻議陳之兩司已合啓請之太學又疏論之臣等之劄亦且至五六矣權近所撰興天寺記曰惟洪武丙子秋八月戊戌我小君康氏薨夫惟 神德王后配体於 太祖受命于中朝德位之無所玷位号之未嘗替甚夫後日抑殺之議衰薄之擧旣非 太祖之所命亦非太宗之意旨者蓋已反覆援擧而極言之矣 息菴集

宣廟壬午間公祖諫政公在諫院嘗論復　貞陵祔神德王
后　太廟事爭之累月　宣廟只命封植　陵塋諫政公每
以典禮未擧爲恨及是祔　廟之論復起公因公諫且紹先
志率百僚力請至己酉八月始許祔位在　神懿王后次復
寢園置祠堂俱如儀陽坡諡狀

○全羅監司金澄爲母設宴金清城錫胄以諫官劾澄宴需
侈濫請罷職澄前在全閣刺擧不避權貴前後所論凡五十
餘人於是群憾因之修郄乃請拿問查其宴需金帛及查啓
上無侈濫可抵大罪論者持金澄益急謂前查多爽又請更
查逮繫官吏百端窮詰至以銖銀尺布搆成罪案欲置贓律

時判義禁亦曾見彈於金澄嫌不諴奏　上命次官議罪台當其事諸家蝟起甚謀設巧撼搖無不至台不為動乃與同僚相議曰藉令金澄宴需有濫觴曰壽親抵罪已非李理所宜況今再三覆按終無污跡不可以贓律繩之以其那移會簿物從輕擬律似合於觀過知仁之義遂勘以奪告身領相積亦嘗累為澄所劾於台會大言斥台不避親嫌私護贓吏澄即台中表兄弟國法無相避物論皆以為不可以疏屬之故創法外嫌避台亦嘗慨然曰安有李理之下為親設宴而獲罪乎況且秉時搆煽必欲中傷尤非清朝美事雖有中表戚誼法無應避畏衆怨而不當諴奏非直也遂擬以輕律大

為積所詆分陳疏乞免金善 上答以優批積又上劄斥以玩法語甚峻命罷分戢俄又就理奪告身金澄謫海西公出獄僑居鷗江村舍(李相國慶億行狀)

夫宴選之需酒食之費則雖百瓮之醪千炙之牛此乃其人同歡之資務夸喜大之人容或可為至於直裁分儲馱啟京第人以為盡八家中渠則曰貿易市上設使澄所稱二同九疋之營木此外無毫末剩羨其比之 先朝所受罪尹箕韓堅等所犯豈不相倍蓰之多耶且澄於本不與宴之兵使則箱籠馱載其數不貲而称之為事体有異而受焉於非所管轄之統帥則細綿木花其饋無名而稱之為官尊礼饋而受

爲此而皆受其亦將何所不受耶李端夏謂臣曰聞流傳之
言澄至造銀兜數部云此固近於孟浪而吾則以爲在澄之
道雖一隻筯若復染指於銀則大非也其後臣更詳聞於自
南中來者攻金之說果是不誣其爲錚盂小者一隻其外又
有鉢盂匙筯且分定各邑之物只以鮮魚一種言之羅州三
百靈岩三百靈光二百其下諸邑雖漸殺其數而合之爲累
千此又南來士夫之親聞於羅州牧使蘇斗山者如此其所
徵進女樂將至二百遠邑殘縣無不被蔽至於谷城至遠至
殘亦送六名其中有年未滿十五者以暫時逃席重受刑訊
臣招問全州新官吏於金廳則其吏之所對者如此 集息菴

先是金澄陳疏頻侵公〻上劄乞罷未幾澄被劾久囚公爲言爲母壽酌罪在可恕及有刑推之命又劄言金澄所爲誠有過濫　聖度推仁矜其母而减其罪則何必加刑然後知其罪哉　上從之白軒諡狀

謹按金監司澄即余從曾祖咸陵公之故人子而又爲其從孫婿者也咸陵公常視如子弟金公爲湖伯時往辭於咸陵公〻語之曰汝家在沙川賣柴爲生之日汝之母親經過之狀吾所習知今受官享於湖營無日非壽宴也愼勿生壽宴之意再三申戒後金公不能從終以壽宴見敗幾死坎軻以終身明谷崔相公常舉此而語人曰咸陵公

此語有若目覩日後事而㪅古之人雖無占候之術而先知有如此豈不異哉

同春家業素厚同春之大人宋栄川多生子女皆不育四十七歲始生同春稟賦穎秀栄川愛之重之同宗之年相若者聚置其家與之友于懷川生於貧家不能衣食又與同春年齒差一歲自六七歲来養于栄川家衣食與之同又與之同學同春自幼時出入於沙溪門下又贅于愚伏學業已蔚然勸懷川就學於沙溪終始提携而成就之其恩義實有不可負者而懷川性險好名故中間忌同春盛名訕毀搆誣不一其端立朝以来大生釁隙而同春終不相較明村雜録

孝廟昇遐之時内醫柳後聖不能盡誠竟遺天崩之痛輿議必欲致法　嗣王下詢同春欲與懷川無異同問諸懷川則答謂無可殺之義吾以不殺仰對云故同春斷然信之以此収議則

懷川以必殺為議與之相反極慨恨凡事類此其間說話不可盡記老先生大憂之貽書規責前後眷〻溢於辭表 同上

孝廟大葬之前懷川將還山出去王十里見許積而去獨不告歸於同春晩後一後生告之同春始聞其行催駕馳進逢李參判時術丈於洞口李丈曰尤齋今將還鄉出留王十里而大監終不出見故不勝疑惑為見大監責之而来矣同春曰終不告我而去此何事耶今始聞之方欲往見李丈曰彼欲起故我辭来雖往不得逢同春曰雖見空寓脩我人事矣催鞭以往彼適不及發同春曰台當受永安遺詔而 先王病急雖未果與受詔何異古人所謂報先帝忠陛下之秋且 嗣王未有不諱醴之失何忍於 大葬之前遽出耶懷川不答而但顧左右曰吾無可隱之几同春曰大監以孟子自處而視我為王之私人耶

乃起還云（明村與宋尚州炳翼書）

同春嘗慨恨曰懷川誣我以入送盃平尉於闕中譖之又使宋奎禎以婦人服乘屋輪往清風國舅家毀之云此豈人之可誣者耶（同上）

昔年舍弟仲輔見李喜朝李出示一書其書曰草洞軟媚之態不能正視傳此言於尊兄子徵氏則子徵笑曰此言真是藥果祖父於鑴本来歇視元不相熟而至曰鑴之弟子尚何言哉（同上）

先人在世時問于伯嫂曰尒家向搆怨於藕堤及中洞耶伯嫂曰同生嘗於月夜侍大人問曰以何事結怨於兩家至此之極云尒則大人答曰藕堤則欲以夏相（宋炳夏兒名）爲後而請之吾答曰吾孫中可望者惟此孫其餘幼稚不可與人且捨侄而遠求實不合當云尒則顕有慍色中洞則爲其子請婚吾以爲友道

婚路自別而終不許則大有未安之色矣兩慽似起於此而此外則不知其由云矣 同上

春翁平日於宋相包容不較不使至於大乖者實春翁之盛德也令門下子孫當發明如此盛德使一世曉然知彼此實狀可也而今反欲使春翁求容於宋相安有是理耶 明齋集

任監司義伯見忤於懷川無以解之請於同春曰為我善解同春嘻手笑曰我躬不閱何以解兄兄欲解之則往說恭之云所謂恭之丈畢竟大狼狽於懷川世間事誠難預度也 明村雜錄

問草廬一聽尤齋之言多有過激之論未知此丈所見每每相合而然耶老先生慨然曰吾每責曰兄每事必從英甫所見果同耶恭之曰豈有相同之理耶第念英甫所見必優於吾輩不得不捨已見而從之余曰捨己從人豈不美哉第朋友之道

質問論難明知彼見長於我則從之好矣若兄之於英甫不問事之曲直語之是非必以强從爲心此豈朋友之道耶恭之曰兄與英甫所見多相反英甫文章士也作文字作道理以垂於後〻世難免譏議矣余笑曰吾只畏見之不當理之不明而已我果非也則雖無英甫之文吾自懼焉我果是也則雖有十英甫之文吾何畏彼哉兄每以苟同爲心決非朋友講磨之道也

同上

同春金玉其人踈通洒落而氣弱自謙終無擔當大事底意思似無大有益於國家事在齋外雖剛毅內實狹阨氣麁心險耳且闊讒言易入附己者喜之異己者厭之乃無容人之量惟一同春亦不能容他尚何言久當國事終必有大害是可慮也草廬無可言者惟魯西性地純正度量宏大且有通才此人倘

或出世大有可望而以不進爲畫是可爲國慨惜也羅海州星斗所論

昔我市南每言執事篤厚於親舊故有情勝之弊過於嫉悪故有量隘之病盖所愛則不知其悪而又未免牽己而從之所悪則不知其善而又未免過察而疑之加膝墜淵與奪高下一任於己意聰明掩蔽好悪顛倒而或不之覺物情之不厭亶在於此此則私意之當去者也愚以爲天下之勢合則强分則弱不易之論也西南之偏論不破則梁益之半決不可畜吳魏之全矣此爲今日之痼疾人無不見而莫知救藥者也黨論爲亡國之禍胎當國者必先祛黨論然後可以做事爲士者誰不欲祛黨論也而大學正心之功有所未盡則過與不及之間自不覺其爲黨論之歸矣今此禮訟之論則又爲黨論中之黨論初爲是非之爭轉爲邪正之判彼海尹者固是貪淫之物雖非

娼嫉宗不可用雖海尹若改其貪淫之行娼嫉之心則亦當隨才取用不可以三年異論而永斥之也其餘趙洪諸人雖所論無據用意偏頗而被罰既過被錮既久則誠可蕩滌而用之況尹許二人本是士類中人縱渠有詿誤之失安得終斷以讒賊毒螫之物而不之容乎今日果能滌禮訟猜嫌之跡先從此兩人而始以示我無私不吝之心譬若立三丈之木於都門然後推誠待人躬厚薄責內可以恢吾之量外可以服人之心前此所嘗逆耳於執事者本欲仰助於盛德非為談士之抑揚也又聞執事之所以去取異己者只以降與不降為主云果然則僞詐之風益滋矣其為世道之害尤不可勝言（嘗西擬與尤奄書己酉）

時烈之戊申秋赴朝也宣擧以為此又時烈已亥後一初也若能改絃易轍展布公誠國事猶有可為者會時烈有書相詢遂

草書將答俄聞其又去國不果貽其後尹拯以為此乃先人恳恳之遺意雖已後時不可遂寢因求全文於時烈而並持以相示時烈見書大恨遽謂宣擧刄用尹許可見其未嘗絶也遂執以相詬拯之暗投明月遺其揆釰者亦難免坦懷輕信之責矣

定齋集 羅良佐疏

宣擧之沒　顯宗臨筵謂侍臣曰予嘗欲一見尹宣擧而不能得遽尒云亡可勝驚悼仍問其年歲幾何及氣禀强弱嗟惜之意溢於辭表宋浚吉進曰士友之論謂宣擧若在朝廷必見嚴憚於君上矣浚吉退而告趙復陽曰　上未嘗一見尹友而眷重至此者何歟復陽曰　上於疏章中固已得其為人矣齋定若其將葬時烈採文自奠則其辭儘無疵摘奬其節則曰衆流奔趨砥柱不傾而仅啓蒙一星孤明讃其學則曰愼老之淑型

範有在一方之士以所事々美其操則曰荷衣蕙佩皭然不滓頑廉懦立洒落清風叙其情則曰追遊切磨兩忘所趣書疏往復三日為昧其所以相許相與者如此與今日所之為世道言者固不似一人之言也（上同）

尹鐫自以宿昔親交恨其一朝見絶常懷憤毒乃於窆葬之日遣其子義濟以其脩祭之文莊諸袖中不許示人及其酹酌始乃出袖其辭云子謂我妄攖世禍吾謂子不能自守其他句語無非從憾恨中流出慮其見阻於喪家初不出諸袖中者此果出於愴舊悼亡之深情耶（金斗明疏）

宣擧與鐫雖已相絶非有深讐也故宣擧於常日雖與鐫不通問聞至其遺伯姊喪得鐫慰問而報謝之權儁即宣擧之妹夫而鐫之妻兄也故儁之歿也又致書於鐫以相吊則鐫之當宣

舉喪爲文致奠亦以故誼而未見有必却不受之義謂之不爲已甚可也未可以疑其不絶也况其見絶慍憾之意即其祭文而可見者乎定齋集羅良佐疏

時烈再祭之文則盖因尹拯受鑴之奠而發其文有曰惟是江說少有未契兄若於海並加原貸我之疑晦片言即解江者驪江海者海南其意以爲宣擧雖攻善道而常怨鑴鑴與善道不可分別必若怨鑴須並原貸善道云云受奠得失自係後人之事何至以此致懟幽明之間耶同上

崇禎己酉某日美村先生卒于尼山之屋第遠近章甫無不涕泣相弔未哭奠賻者不絶於道 聖上亟用遣臣言贈官及喪需旣葬其所居之鄕及所經過之地皆將立祠以享之君子曰盛德之感人也如是夫丙子公請斬虜使以明大義冬奉母

夫人入江都論任事人偷安之失自請分隸城守難已拋棄舉

業專心于性理之書以司憲府持平召公自稱病罪臣力陳江

都事以辭自是承召不已遂赴闕陳情宋公浚吉謂曰如不欲

承命則亟去無徒勤　聖意也權公諰請令以士服入謁許之

遂留蹤經歸余猥從遊從之後餘四十年切磨規箴無有不盡

間以詼諧笑相加則知公詳而服公深者宜莫如余也初本余與

公不啻黃鵠壤虫之相懸雖從公久而服公深不足以窺闖其閫奥顧以老病將死其於狀德之

文益復茫然不知所以措辭也惟玄石朴和叔之狀該貫遍包

攄以爲說則庶免僭率之咎矣其語曰初牛溪先生得靜菴趙

文正公之學於其考聽松公仍與栗谷李文成公麗澤益至其

門路之正踐履之篤自我東諸儒未之或先也八松公早遊其

門後能抗正大義則先生固已聞知其梗槩矣及愼齋先生得

沙溪文元公之家傳而爲栗谷世嫡先生於是樂有賢父師考合緖論精專刻厲矯變充積其博約工程大抵遡坡山法門而上之以節次根柢於考亭矣此和叔心悅誠服之語而人不以爲阿所好者也公與市南共著家禮源流云云銘曰惟知仁勇是曰三德公志于此天閼其年允矣玄石拯其摹狀（初本作揄揚）我述不作揭此銘章（尤菴所撰魯西全碣）

癸丑之將請碣銘於懷川也君則不欲曰我家之憂人大過反取其怨者多矣且其人不可托也余不從其後果致無限狼狽悔之無及君之識破宲先於我矣（明齋所著農窩遺事）

吾先人之葬也驪江遣其子採文致奠君以爲不當受而拯不從而受之先人全道文字將欲請於懷川君以爲不可拯又不能從君歿之後竟請之以此二事不從君言之故終貽無限羞

厚於先人悔痛不及明齋集宋處士斗章行狀
癸丑余與明齋俱欲請銘同往華陽則懷相適病不敢以文字煩請留書齋幾一旬明齋先歸當其辭出始發請文之言曰行狀朴和叔所撰年譜則爲受碣文未及勘定而持來如有紕繆處望一一訂教且曰先人雖未嘗出而仕昔當諸函丈當國之日相與討論國事此是見於事爲者故行狀年譜截裁以入矣己酉遺禮即函丈大拜後書也未及傳達而今其一二段亦載於行狀年譜中故茲以持來仍致於前懷相熟看三五次以其書還明齋默無一言明齋辭退後懷相厲聲語余曰當初善道之疏也鑴往漢湖見善道製疏以給吾族家婦女即善道之孫婦故目覩傳之而魯西曰善道自是凶人豈爲鑴輕躁者所勸而發也於鑴每用寬恕其後爲訂沙溪文集會于東鶴寺魯西

亦来云（白黑之下草庐問答 受奠云云并見下）窓黑室暗雖不見其面色之如何而聞其聲甚念戾矣余曰庚子禮訟事出之後先生（曺西）即與鐫書責之而終不念聽故遂斷往復夫責善不從而斷不通書則友道已絶矣已酉年先生葬時尹義済爲致奠而来宋子文先見其祭文曰祭文多有怨懟語且有誣辭不受爲當明斎曰先人平日言彼若改過則無不可復交之義今雖無改過之事乃以哀疚悼舊之義来則此亦善端也寧可不受子文力陳不可尹養一亦曰子文之言是也侍生亦是子文之言明斎終不聽子文又曰雖以利害言之受此奠後必有不好事到此方思吾言云矣今聞大監之言子文可謂達知今日事矣受奠之事果令失着非泉下所失也以此爲不絶之討實不穩當懷相默然不復言（明村雜録）

尹友文字病間可以草稟矣乙巳年間與吉甫會於山寺草庐亦至余謂吉甫曰兄於驪尹近日所見如何渠便答曰彼便是黑也陰也小人也余曰然則兄交道如何渠便厲聲答曰豈有以爲黑與陰與小人而不絶之理乎余曰兄從此灑然矣其後草庐謂余曰吉甫外雖嚴正而内實虛㥘伊日之言未可信也余責之曰寧有如許吉甫耶兄誤矣及其歿有一可信之士自其門來謂余曰尹丈於驪尹其交道終始無變絶交之言須勿信聽也余雖不敢深信而亦不能無疑以爲草庐之言可思也遂於其初忌畧綴數語微見驪尹取捨之說矣且聞其柩過城西驪遣其子操文致奠云彼既見絶而猶尚嬋媛於死後者已甚可疑而絶之之家猶不能相謝於顔情之間斯亦不可曉者厥後草庐來言驪尹聞見絶之言大恚曰於江都事（此四字既書而更抹）

抹之使
見之

吾先已不屑而黽勉相矣云云或無乃其家病此而欲爲彌縫保合之計耶如此則亦踈矣 尤菴與玄石書

尚謂誰畏誰逼而實不絕而陽言絕也若云畏逼於時烈則又何爲屢劝勿爲已甚反受時烈之疑乎 定齋集羅良佐䟽

山寺之說世采令始承教殊不知甞丈當時處義之如何然豈以所謂陰也黑也絕之也者姑以其大槩言而不至十分究竟故乃復爲保合收用之說耶此恐在先生默諒深恕以得之要使逝者無愧於浚生而不必過爲疑異於心跡之際况以子仁爲有爲而爲之益恐不當出於門下言也彼亦平生親舊儼然以弔禮臨之倉卒哀痛不能審義而謝之雖或力量不足而然夫豈遽萌此意於其間哉 玄石與尤菴書

當初受奠之事前此屢承責誨而亦未料見疑以心術之用至

此之深到此何敢更容一喙然其人恚詆之說未嘗得聞設使聞之所謂依阿苟且之計非惟不敢出亦所不能爲況全未得聞耶然此則不肖迷昧之致甘受鉗鎚固無所辭而至於草丈云云則語涉訕侮似不全識先人心事者而令不少加裁擇若直以草丈言爲眞者此誠不勝慨然之至假使先人不能識破其人不過與明道之不識邢恕文定之不識秦檜同歸於百代之評論而已豈是爲大段事而前後之教乃欲拈執一二語句以爲務相困滯之地至于今日而未已甚惑之見宗未能仰曉其何以也明齋与尤菴書

竊覸此等文字專以總論爲主先人於門下得托以講磨之義者四十年矣平生本末宜無不相悉者今乃曰吾則不知而朴某之言如此云云豈非遠於人情耶先人平日論議出處与門

下儘有不盡相合者令欲不沒其實則以為其事其事不相合
於幽明情義却無所妨令以黃鵠壤虫窺闖閫奥等語外而踈
之窮覬凡引他人之言者或全不知死者而言者可信則據而
為宗者有之或後人不敢自擅而有先輩長者之言則藉以為
重者有之令於平生朋舊不以一言半辭自見其意而反述後
學之語初若不相知者然若只如此而已則朴友之狀足矣何
必徵惠於門下耶 同上
令兹狀文宗朴和叔極力形容有他人道不到處則如愚不肖
何敢攘臂其間有所刪定低昂哉且愚自視欿然而尊仰和叔
宗如泰山喬岳焉故意謂此漢借和叔之重而不甚見陋於後
世也 右答明齋書
見者皆曰尤齋之專用朴某文蓋不欲犯手稱說於尹公事狀

心恍誠服之語言者亦以為反辭相譏之意銘文言公志于此天閼其年信如此句而已尹公不過有志於此無一毫自得處云云今門下抑揚反復之際其說愈多而人心愈不服恐難以口舌解之乎生議論之不合如尹事緣文相及抑有何妨(玄石谷懷)

川書

先人自有此事以來固以彼為陰為黑矣固以彼為失身矣固以彼為不可與言而止往復矣此即所謂絕之也其後固不復以彼為陽為白矣固不復以彼為無失矣固不復與之通往復矣如是而尚可謂之復交乎夫所謂絕之者亦非一槩也如門下之絕之則絕之十分者也先人之絕則猶有餘地者也(不慮以禍)(心相迫及猶冀其有悔悛者即所謂餘地者也)惟其有此餘地故彼有吊喪奠酹之情而此亦不得以拒之矣今若以絕之之不甚為咎則可也必以

此爲後交之訂而疑其變擾前後則非其情也至於銘文則當初非敢懷溢美之意也若有此意則神明其殛之矣大低其義重者其情深故生而有許勉懇到之語沒而有歎惜傷痛之辭者非外假而勉爲之也門下交遊之間能盡忠善之責者惟先人而已今若如孔明之不忘元直州平晦翁之追思敬夫伯恭則不但有光於先人亦豈不爲盛德之輝耶而乃無一句此等說話反泛然若素不相知者云云（明齋答尤菴書）

古今文体如此者何限而獨於此議論之此多者寔未曉其故然來示如此故不敢不改弱固不可以敵强亦理勢然也又曰今山岳之說執事既用之於用處愚之飾借而用之未見其爲大罪也（尤菴答玄石書）

大抵子弟後生之尊父師與親朋之評同輩其輕重淺深誠有

大然不同者夫以伊川之狀明道何等致隆而韓持國誌文率皆平〻說去至使不知為道德君子胡文定之於楊龜山以朋友而称中立先生其尊之也至矣及為身後文字乃反無甚称美未聞伊川及楊家之不用其文也然此皆平心直說是其是非其非無所阻礙者故人不得以間也今門下之文不然一則曰狀德之文從然不知所以措辭一則曰此和叔心悅誠服之語而人不以為阿所好者至白其不然則曰吾視和叔如泰山喬岳抑揚反復之際其說愈多而人心愈不服恐難以口舌解之如尹事緣文相及抑有何妨嘗丈之在九原亦必為之莞尒矣此乃平心直說以服人心之大致與其委曲迂就以生無限節拍而終不得其衷者相去遠矣 玄石答屯菴書

函丈極言當初病憂中草定撲子非真定本也往復訂議十反

無傷所以面命者不啻丁寧而其後復貫辭說又示疑難之意
今者只依舊貫而以爲姑依執事所箴又引許多閑說而以爲
弱不敢強今見山岳之說則其見戲彌甚矣明俞答玄石書
因狀行之過而有鶴寺之說以曉之因申覆之功而有泰山之
語以質之是皆矛盾齟齬非但無以安其子弟門生之心遠近
士友之聞者亦莫知其必當而無疑此所以致數歲紛紛而未
已者也然以執事所處之義言之鶴寺之說假令無爽而不過
爲當初議論之未定則恐難以此追廢先庭講磨親炙之誼泰
山之語雖涉不情而不過爲自家辭意之少差則恐難以此終
隳尊兄依歸隆仰之誠以自有異於平日而貽無窮之弊也玄石
與明俞書
若使函丈之意本出於和平公正則文字之過當處稍停輕重

有何不可若以山岳之語用於孟朱不可輕下之意使之刪改則雖直言於不省亦無所據況於執事乎今乃內懷不平而外不顯言隱語示譏至於如此〻為何等氣像而私心亦安得恬然而已乎自有文字事以來函文之見於言語者類多如此蓋恐本源之地不得其平而然不但為辭意之少差而已明齋答玄石書

函丈之語今至於三而別無改定之案恐或無益而又得意外節拍如喬岳之云故迂延未果及與和叔面議則以送呈為是相與詳量籤標始送明齋集

送呈之後再書謂不日當勘還送而今又謂依來意竄定則只依舊樣矣然初已慮其如此事當止此而已同上

先人之於函文契義固不淺矣自戊戌己亥以後漸有意見言語之不相合者自一家少輩累誦斯跡之戒者而先人之意則

不然以為士林為一家雖有出處高下之不同畢竟休戚禍福
當同罪而共傳不可二視之也無彼此無物我必欲納於無過
先人有此至誠而既不得相乎於當時又未免見疑於後人而
函丈之自主益高為德終孤學問之力卒無以勝夫氣質之用
実無論門户之箇〻今裂即戈戟起於同室流言交於門墻使
四五十年墳蓋麗澤之地一朝変而為蚌鷸蝸角之場萬事脫
空一握為笑天字為之謂之何哉 明齋荅玄石書
頃日李端相之疏以為伩臣之不來由於兵判金佐明云其
間曲折甚多盖金佐明之於宋時烈不相沕合人之所共知云
云 樂泉集
甲寅二月 仁宣王大妃薨始 孝庙之喪大臣與諸伩臣
等議 慈懿大妃所宜服定為期制其後許穆上疏引儀禮疏

說宜用次長三年之服　王命更詢于大臣佼臣宋時烈宋浚
吉等對曰固知有此疏說而於其疏說亦有次子期之義不可
執一而廢一與其輕用可疑之疏說無寧近從明制　國典猶
爲寡過大臣亦執前見以　國典爲對遂仍期服不改尹善道
倡言時烈等貶降　孝宗和其說者相繼而起　王曰己亥之
講定服制宗從時王教令故宋時烈諸人當初收議亦從大臣
之論及庚子後諸疏專責時烈之後時烈諸人始引古禮爭辨
爲一訟塲而此則元非朝家之所採用也盖時烈等雖有次衆
之議而朝家旣未嘗用其說許穆雖有三年之論而朝家亦未
嘗採其言只爲十餘年間彼此聚訟之空談而已然其欲傾陷
時烈等者每托於論禮故　王洞燭其情狀而發此教且以言
任東意在西斥之矣及是　母妃之喪禮官昧前喪遵用國制

之本意不先稟旨遽以大功定爲慈懿大妃服制秋七月 王
命公卿三司會于賓庁問 慈懿大妃之於 仁宣王妃之喪
當從何服公卿以下失對不称旨 王以爲己亥之喪從國典
爲子期而已國典期雖無長衆之別 慈懿大妃之於 先王
自當從長子期今玆之喪亦宜從長婦期特命改功爲期以不
先稟罪礼官以所對非所問遞首相 顯廟行狀 藥泉集
己亥大喪時 大王大妃期服之制既已誤之於國制長子
之服則長子婦之服獨不爲期年降行大功是遵何國制也以
國制長子之服爲期年於己亥而反以國制衆庶婦之服爲大
功於今日其瀆乱經常顛倒人紀莫此爲甚 殿下誠能明諭
禮官詳考禮經革其錯誤正其典章云云 顯宗末年 都愼徵疏 甲寅七月
幸我大行王親考禮經革謬歸正宗嫡之統煥然復明誌文中

厘正服制一款是 先王莫大之盛烈而遺辭下意殊欠明白
云云朴鳳祥疏甲寅十一月
宋時烈當己亥 大喪之日大小執禮無不主張其所獻議有
曰 孝宗大王不害爲 仁祖大王之庶子又曰次長皆云長
子而服斬則嫡統不嚴肆然下語自不覺其爲貶損君父之歸
及其辭窮理屈而不能自解則又嘗諉以遵用明制而乃其本
心宗不在此故今春 仁宣王后之喪 大王大妃服制又降
爲衆子婦大功之服於此益驗其意本主於体而不正之條而
其所謂遵用明律者不過諉託之計矣初主四種之說中諉大
明之制末乃弁髦而不用之令典禮已正國是既定而時烈以
首論平禮之人罪罰不加請罷戢咎曰允甲寅府啓
孝宗大王之於宋時烈有甘盤之舊不世之遇其所論禮不過

所見偏滯而已斷無他意於其間則容有可恕者云云 持平權愭啓辭

典禮歸正之後首事誤禮之人理難免罪則今日合啓之請罷其職寔是不可已之論而所謂西人屛避退縮不肎同事甚矣偏黨之弊一至斯哉以此推之若使宋不爲黨西而黨於南則今日兩司亦必無請罪之擧矣朝廷之上持論公正者復誰人耶臣不覺爲長太息也臣竊想宋之爲人非無好善之心而亦多固滯之處非無愛士之志而引進同色之人所執多滯故當大禮而不能精究所親同色故當重論而猶多立幟以臣所見宋恐難爲德備之君子也苐念宋以伩爲名蒙 兩朝眷遇之隆竟以壞禮獲罪則今玆罷職亦足以羞愧其心而加律之論又發於臺席臣以爲今雖加罪於宋之身似無加重於 聖明包荒之度容以貸之務靖朝著不亦宜乎 大諫李之翼啓辭

本朝中葉士類分朋其間雖不無臧否得失之可論喜同惡異相助匿非則均焉正所謂春秋無義戰者而卿大夫鮮能自脫於黨目其有宅心公平不落於標榜者則雖親朋久要輒相與擊排棄斥使之不容於朝近世徐公必遠金公始振及李公之翼獨行已見不苟合時好皆與世抹摋以終其身（明谷所撰李桂村之翼碑）

時烈獻議中檀弓免子游衰之譏此其為人臣子者之所忍道乎昔公儀仲子之喪捨嫡孫而立仲子則檀弓免而弔司寇惠子之喪捨長而立仲子則子游衰而弔免與衰非弔者之服而檀弓子游故為非禮之服譏其奪嫡時烈此言何為而發也顯加譏嘲一至於此此果非貶降而乃尊崇乎云云（掌令南天漢啓辭）

誤禮之人雖曰一邊之領袖卞禮之人皆是一代之名流誤禮者退卞禮者進事理當然惟以明國是定宗統為今日第一

義而已臺閣討罪宗出台論而彼乃自謂君子窃比於己卯之諸賢未知己卯之禍亦由亂統之罪乎曾在庚子尹善道以卞禮之疏授畀有北力不能救謝事還鄉中間吮癰之輩以臣為釣名利之餌謂臣往來趙龍洲之田廬出入金國舅之門舘將起袞貞之禍加以許穆宇遠之疏謂勘於臣手飛語造謗雄唱雌和必欲置死而難其名目之以詭秘者与指善道為凶賊同一律也云云 司諫李袤疏

昨聞李袤疏中語以吾儕一疏將為平林赤眉之亂云曾聞浦渚大爺平生痛嫉山海矣及袤頻謁其門則以袤為可人語人曰袤無厥祖之奸也今而後益知知人之難矣然赤眉平林只是叛王莽者渠便以王莽自處可謂自暴其心腸也 毛菴与李翔書

成均館啓曰昨以司僕尹鑴所啓尹善道柳㮨疏下及洪有

阜解罰事命下矣即為傳諭于本館則執綱儒生等入泮齊會相議後送言于臣曰自古儒罰必採多士之論元無朝家俯涉之事不意　聖明嗣服之初每有如許過中之擧生等竊不勝愕然也尹善道之解罰則非但今日朝家又下禁令仗生之不得施罰朝士既有先祖成命其身亦已死矣此則即已解罰至於柳椶洪有阜等則俱是冠章甫之徒而愕悔先正臣李珥成渾其所搆揑醜正罔有紀極當初施罰寔出於多士共公之論而柳椶則已無蹤下併罰之事且聞身死已久不可長施儒罰故此亦依　聖教即為解罰洪有阜則挺身投疏語意尤極凶慘如此醜正之類固當永黜儒籍令以　聖教督迫有難守遽爾解罰云乙卯朝報

故承旨沈光洙即　先朝禮遇之臣而曾因論禮廢錮而沒

故叅議尹善道之子仁美以其父論礼之故登第之後終不登
仕版而死士人李挒亦以其禮事爭論之故遂至顛沛而終其
身此等人生既不能收録則今雖已死合有追奬贈職之舉
上曰依為之 右尹尹鑴所啓 ○ 朝報 乙卯五月
宋時烈等舍明白易見之經文而守疑晦難明之疏說大体
既謬私意膠固不自知其入於無君之域乱統壞礼之罪也及
先王改正之日宗用礼經期年為斉衰三年是則嫡庶之分已
明矣 孝宗大王免於庶子之名貶降之礼亦足以解神人之
憤慰在天之靈矣但王朝之礼自有大經内外親戚百官庶士
皆服斬衰三年雖以母后之尊亦以継統之義而與天下同其
服然則在前 孝宗之喪 大王大妃之服宜在斬衰三年之
科許穆尹善道等所謂正体三年之説固足以破時烈等体而

不正庶子期年之說明宗統之歸然臣謂得其一而猶未得其二也(大憲尹鑴疏)

㕘尹鑴疏曰時烈外飾仗名內懷陰險使 孝廟不得傳重亦不得服斬衰三年之制 顯廟履至尊之位則豈可以爲祖孫之間而有不服斬衰之理乎即下原疏於大臣儒臣練祭時當服斬衰三年之制(朝報)

乙卯八月礼書啓目粘連吏曹判書尹鑴上疏議于大臣則領相許積左相權大運判府事鄭知和等以爲尹鑴所引爲君斬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之文援據甚詳而但禮有尊同則服其服之文母后之於國君其尊既同則宜服本服所謂五屬之親恐非並稱母后而言也云云右相許穆以爲太后之於國君有母子之本服父爲子斬以正体傳重也母爲子齊衰不

得過於子爲己也此喪服之大義也魏晋皇太后三夫人以下
皆爲天子斬故東晋孝武崩李太后制三年之服宋武帝崩蕭
太后制三年之服尹鑴博於禮者也言此礼失矣云云領府事
鄭致和以爲伏見諸大臣收議則其中尊同則服其服母后之
於國君其尊旣同則宜服本服若所謂五層之親恐不並指母
后而言也五礼儀所謂大王喪皆服斬衰云者正指五層之親
爲臣於國者而言云者旣有考據且我朝亦無已行之例難容
別議云云 同上
傳曰初欲以斬衰三年定制矣今見大臣諸臣之收議參以礼
經終無明白可據之文 大王大妃服制勿以斬衰磨鍊 同上
吏判尹鑴上疏請伏妄論大礼之罪荅曰予之初議畧倣古礼
定以斬衰矣反復思惟則以晋宋亂世之礼終涉未安况且礼

經毋后無爲天王斬之文不可以無可據之禮定行大禮矣 同上

自古遺逸之士進不隱賢退期靜專而已舍此二箇道理假借山林之名把握朝廷之權前史之所未有也宋時烈與故判書宋浚吉前參判李惟泰得意之初專務樹黨布置外育充滿樞要汲引同色不遺奸壬排擯異己若擊私讐銓衡進退皆稟命令臺閣彈論盡出指揮氣焰熏灼聲勢燁爀嬰之者糜爛之者碎斃十年榮辱與奪惟其言莫之違去年啓隧時石物之缺欠退壙之水患時烈旣自目覩而當初贊用此地者乃其所自爲故移陵之後敢以碎骨等語肆然誣嘲盛言不爲改封等之失妥厝 先王體魄是何等大事而故爲務勝略不顧忌人臣分義果如是乎平生負犯固難殫擧而悖常亂倫至於閔愼廢父而極矣尹善道言雖峻激若其宗嫡統之論可質百世而受

宋之台者遽請殺之其子仁美抱才登第而父子終廢錮而死比諸宋之王安石國朝仁弘之類也其禍反大蓋其所向面者行義而自能欺世盜名故也請宋時烈極邊遠竄宋浚吉追奪官爵李惟泰削奪門黜合啓朝報

谷常曰豈有身在草野而貿制朝廷之英甫乎英甫殆其不然此出於崇奉英甫以為己利者之罪也謂英甫不明則可謂之遂執朝權則深文也驪江遺事

山陵一事臣以遠外之人固不敢輕議而第伏聞其時諸大臣及宗室諸宰一時看審即為聯名馳啓云然則退壙有水之說何不啓聞於其時今乃退有後言至此也此則急於陷人而反陷於不敬不道之罪乎至於 先王体魄不安之云未知出於何人之言而此則人臣之所不忍加於人者湖伎鄭祥龍等疏

閔愼事臣雖不敢知其禮之如何而時烈之意只以爲朱子喪
服之制可以通行於上下云尒則此非時烈創爲之言今謂之
廢父者何哉朱子喪服之制蓋爲寧宗代服而發帝王家事体
雖與士庶不同而父子之倫貴賤無殊夫豈廢父而朱子言之
許禔當初議禮之疏只是平心論說無他危險之語故見者不
以爲非矣一自建儲之疏出而人莫知其意所在自此人不能
無疑於禔其所以不容於時以此今禔新被拔擢濩倡宗統之
說自陷於害正之地其與庚子平心論禮之意一何相戾乎至
若尹鑴則英銳辯慱早歲向學故時烈等忘年托交期許不淺
矣鑴負其才識自許太高雖於程朱說話經傳箋注亦且出入
異同多不尊信至或忘以己意改定章句務爲新奇時烈等以
爲此是後學大弊前後譏責不翅縷縷而鑴不肎改轍一向自

是時烈等以此深病之始貳於鑴矣及至庚子春又與許穆講
論服制而畀主貳宗之說鑴宗倡之遂爲善道藉口之資一世
之人孰不以鑴爲將稼禍而惟臣亦嘗與鑴爲友情義甚篤故
愍其與善道同歸累書責之使勿復爲危言以助凶鋒而鑴不
動念益自主張自此以後臣雖不與鑴往來而但念鑴於其時
亦以善道爲凶悖故臣嘗謂鑴雖爲危言而未知其宗有害正
之心矣及至今日士禍大起在鑴之道所當驚懼慚悔雖不在
其位尚欲奠毛髮往救之今鑴受知 聖朝如彼其盛陳章賜
對非不頻煩而未聞一言半辭及於今日事方且莞笑旁觀有
若甘心報復之爲者前日之謂鑴爲稼禍者鑴何以自解乎
孝廟嘗賜貂裘一襲於時烈時烈奉玩而言曰 聖考所以特
贈此物者欲使賤臣禦寒於遼薊風雪之日仍嗚咽不自勝以

此家人子弟恐其傷悵深藏其裘不敢輕出此可以觀君臣矣

噫 孝廟所賜貂裘不用於遼薊風雪而將用於馬頭嶺外罪人斂尸之時人事之不可知者有如是耶（前教官黃世楨疏）

上曰令觀黃世楨之疏滿紙說話無非陰慘如此凶邪陰險之人不可不痛懲以杜後弊絕島遠竄配所定以珍島

黃生遠作海島孤囚最可憐也然前日疑之者將爭負荊矣此則渠之光華還不細矣（尤菴集与趙根書）

黃周卿已相問否軍令雖嚴亦許立功自效云云（尤菴集与弟時杰書）

宋時烈臣少時交遊也亦與之爲踈屬當初固未嘗不親且厚也雖知有暗滯之性而亦與其介學之心云云李惟泰主張四種之說甚力時烈之不得歸正亦惟泰之所爲也臣書與惟泰云云許積見臣書而蹙之惟泰患臣說而作以嫁禍遂與臣絕

時烈等見臣此書以爲意在戕殺亦與臣絶當庚子禮論之作世楨固是臣說而非時烈亦未能直言公議以犯其師之惡聞臣嘗累書責之使之往救且臣禀性朴愚其於見不到處雖古人之說亦有信不及者不能無見於文字間以俟後世此臣家蔽之罪也而世楨所謂雖古人箋注出入異同者也臣既知時烈執迷誤事而公議不得不作臣又不能汲汲然屈己見附衆論而營救者也且臣知時烈之始爲此論出於昏謬本無邪心今日論此亦不可遽加以情外之律云耳 司業尹鑴疏 乙卯正月

答領相許積箚曰時烈之極罪可貿於覆載神人之所共憤以正國法以雪 孝廟受辱之恥此乃孤之日夜切齒之至冤也卿辭如此移置於無瘴之地云云 朝報

安置罪人宋某今若移置清凉之地使之偃蹇自在而遙通亦

跡則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請圍籬安置府啓
大禮既正大統既定則國之大事無踰於此而昭告 太廟
之禮迄未舉焉豈非 聖世之大欠典乎向在 仁宣大妃之
喪 大王大妃服制之改定也 先王特下告魂殿之教於是
以厘正服制之由添入於朔祭祝文之中昭告魂殿猗歟我
先王既以告魂殿爲不可闕之禮而必行之 殿下獨奈何以
告 太廟一節爲不可而不行之乎館儒李震翼疏
時烈所引時王之制亦不過所見不同議論參差之致而乃施
之以亂統之罪加之以貶薄之名前後鍛鍊必欲置之於死地
而後已者抑獨何哉而況時烈所引註疏之說已非朝家採用
之言故 先王亦嘗以一場空言爲教至於 仁宣王后之喪
議定服制固非在外時烈之所預知者則前後所用之禮何嘗

有時烈所誤者哉第以言禮故勒加誤礼之罪不用其言而反
罪其身此臣等之所未曉也(尹櫶等疏竄江界)
今此告 廟之論若謂之重耶禮則即令金閣之人當議禮之
日身居朝端何不出一言救正之若謂之有事則告則議之於
四載之後者其亦晩矣只欲加律於平昔所嫉之人以爲修郄
之計路人所知也此論煽動之初自中意見太半矛盾以此趑
趄未决或以儒生援疏嘗試或於榻前微達外議冀幸得請其
非正大此爲可見及發完席終有携貳之論則其非公共亦可
知矣曾在 先朝尹善道陳疏議禮而當時金諫至請按律案
是太甚故 先王不聽遂蒙放釋歸死田里而今日之論時烈
者雖以誤禮爲口案其爲己甚之擧則與欲害善道何異哉臣
竊笑之(刑判李之翼疏)

宋時烈議禮乖當之失不過執滯而然寧有他意哉幽囚桁棘之中不見天日今已四年則亦足懲其罪也 孝廟之於時烈禮遇寵待雖文王之於太公昭烈之於孔明猶未足比擬則人非木石豈敢有一毫貶薄之志而然也告 廟之後則加律之請乃是次第事輾轉至此豈非已甚之論乎知事金壽弘疏○壽弘即尹鑴所謂清名直節之士而乙卯與李袤同請加資者也

討逆外曷嘗有以人臣罪故上告 太廟亦安有告 廟之後其人終得保全之理乎安老事告 廟於已賜死之後則大臣云云與今日事有不類者至於尹元衡已於 明廟末年被罪竄死而乙巳偽勳始削於 宣廟朝則其時告 廟蓋爲削其偽勳而遂臣以元衡雖告 廟而不加罪爲言云告君之辭若是其誣罔何哉只行告 廟而不必加罪云者此亦不近理之

言也繼有挾面而進者曰告禮至嚴且重不可不加罪云爾則
聖明將何辭以拒乎（判府事鄭知和疏）
答鄭判府事劄曰劄中所謂告 廟之後將有次第論罪終有
所不忍言者誠合予意昨者僉啓之批其心所在誠不可測云
者正謂此也
告 廟之禮終不擧行則 祖宗神靈將何以知其邪禮之厘
正哉金壽弘等跡雖元祐心在熈豊其爲反覆情態鄙哉固不
足道而至於鄭知和挺身陳劄熒惑 天聽受國厚恩之大臣
亦當如是乎彼四五立異之僉諫以何意見立異於不當立異
之地乎陋矣固不足道而至於知事睦來善以清流人人所期
待而頃爲憲長亦未請告 廟而退寧其子弟而同歸是誠何
心哉（前參奉洪益亨疏）

尹櫶疏末端所謂衮貞單擢置廟堂委任無比云者指今日三公也今右相臣許積首扶宗統有功於國以老戎僉知四歷官而入相 殿下之取此老必有所以而今被衮貞奸小之辱視之尋常何也（進士韓用明疏）

其人之事慚不忍汚口最是受鄭金犯君命而畜活之是則梟操之餘套也既欲擅活人則其擅殺人也何難也梅州運判頃刻不死則元城殺死於其日矣故愚戲謂兒輩曰老峰所寄雖自三神山來奈狗洞運判何（尤菴與閔鼎重書）

公嘗語子孫曰宋英甫決非害人者性甚固滯喜人佞己此其所短也既誤大禮被尹善道攻作疑吾與尹同力擠陷目我以嫁禍其不識人乃如此只是此偏滯耳豈有害吾之心也（驪江遺事）

公嘗曰英甫本心決不如此但爲怯鬼輩所誤一向遂非且感

於浮訝疑我有嫁禍之心末流之害至於滔天且使人心陷溺

而惟渠是從英甫亦不爲無罪歟 同上

吾竊念大臣被罪恐當念愆省咎而夔夔蕩蕩二句程子論周公處變之道者極好潛玩前冬以來書辭詩句之傳於人口者辭氣之間類多不平之發於几几氣像似未留意不審內省及此否或恐重觸讒鋒益促禍機令雖已晩不敢終默 明齋与尤菴書

別紙甚荷但以大臣見處則前日未嘗以此自居今日只一上舍生也有何周公潞公勢位也此則鄙見恐不倫也 尤菴答明齋書

安鐵槐手案

戊午年戊午丁月戊午日買券十張

戊午年戊午月戊午日買得

到今辛年辛月二十日

流道 簿